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七六九四次会议

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塞利姆先生/阿布拉塔先生	(埃及)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陶拉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孙·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维特恩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

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宪章》第八章的应用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未来

2016年5月9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6/42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16-14509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

### 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宪章》第八章的应用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未来

2016年5月9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6/428)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葡萄牙、哈萨克斯坦、黑山、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卢旺达、南非、苏丹、瑞典、土耳其和泰国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苏和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阁下、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兼秘书长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特使海尔·门克里奥斯先生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肯尼亚常驻代表马查里亚·卡毛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若昂·瓦莱·德阿尔梅达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428，其中载有2016年5月9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苏和先生发言。

苏和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秘书长感谢埃及和你今天召集我们开会，进行本次适时的讨论。

我将仅谈四点内容。

第一，在安全理事会与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年度协商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回顾这10年，衡量在加强我们为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而开展伙伴协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和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其2007年的首次联合公报（S/2007/386，附件）中，承诺建立更牢固和更制度化的关系，并强调特别应当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投入运作。

十年后，我高兴地看到，将在7月份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宣布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关键支柱之一即非洲待命部队投入运作。能够取得该进展是因为所谓的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此外在制定关键政策和指导文件方面以及在“非洲和平”二期实地训练演习实际规划方面与联合国开展了大力合作。这一切都是非洲待命部队投入运作过程中的关键里程碑。

秘书长一再强调，加强全球与区域伙伴关系极为重要，特别是在非洲。联合国在非洲显然必须继续与非洲联盟开展非常密切的合作，以便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是，只有通过具体协作，才能使建立互信方面的进展明显可见，从而提升合作水平。因此，我要谈谈第二点。若干里程碑表明了两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的性质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首先，非洲联盟通过发布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2016至2020年新路线图，从侧重临时性活动的对策明确转向更具战略性的做法。

第二，非洲联盟及其各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机制过去十年大大加强了其能力，同时寻求利用每个组织的相对优势，而且始终认识到，非洲联盟对于支持区域机制负有首要责任。非洲区域伙伴参与全非洲的和平努力，常常付出巨大的人员代价。非洲

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将于2016年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框架。在这方面，联合国-非洲联盟关系正摆脱早先的支助能力建设模式。这种伙伴关系现在变得更加牢固，因为它基于共同的使命感以及对于将要作出的努力的共同认识。的确，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其各种具体协调安排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联合工作队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是两个秘书处的决策机构为处理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问题而建立的相互合作机制。

这促成了一些重要决定，其中包括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可持续筹资问题联合工作组；非索特派团具体在指挥和控制方面发挥效力；在即将举行选举及欧洲供资减少的情况下为索马里国家全部队提供支持。泛而言之，联合工作队越来越多地鼓励提出建议，帮助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协调宣传活动。成员们会注意到，近来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所发表的联合公报出现增多，而且较为定时。在关于非洲即将举行的选举或冲突局势的事态发展方面，也开展了更多信息共享、联合分析和后续跟进工作。

比如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一直在向由埃德姆·科乔先生牵头、非洲联盟主导的协调努力提供支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外，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保持了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特使办公室与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的战略接触。这种接触旨在推进和平解决苏丹与南苏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秘书长特别代表正和非洲联盟高级代表、科纳雷前总统一起密切合作，并与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密切合作，推进《和平协议》的执行。

我要谈的第三点涉及两组织实地合作日益增多的趋势，其中包括——正如我所言——规划和管理和平支助行动，以及支持非洲联盟大大加强这方面

的机构能力。这一合作领域是我们最近合作中最活跃的方面。这些领域的具体成绩包括——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支持制定非索特派团行动战略理念，以及为非索特派团领导层起草订正后的战略指令。我们也作出了艰苦的联合规划努力，以确保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以及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的部署和管理。所有这些之后进行了过渡规划，为从非洲联盟向联合国顺利移交提供便利。

谈到索马里，与非洲联盟的合作显然是我们集体努力的基石，并且仍是我们应该不懈努力改进和加强的伙伴关系模式。因此，我们将继续与索马里领导人一道努力，使该国摆脱已困扰其二十多年的冲突，并朝着和平取得决定性进展。在今年这个选举年，携手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再再说一遍，我们继续充分致力于支持非索特派团。

非洲联盟无论直接与否都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最重要的伙伴。三个简单统计数据将阐明这个事实。16个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中有9个部署在非洲；我们全体军警维和人员中的80%在非洲工作；以及，世界各地所有特遣队中的50%以上来自非洲联盟成员国。这表明，迫切需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以便结束所有这些冲突，为建设和平提供支助。

我毫不怀疑安全理事会将和我一道，向所有为维和行动派遣部队和警察的非洲国家表示深切谢意。他们在难以想象的困难环境下不懈努力并且充满勇气，恢复动荡不安环境的和平与稳定，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不幸的是，正如上周我们在关于蓝盔部队的年度会议上向会员国提及的那样，我们从痛苦的统计数据中经常看到这种危险。因此，我们应该赞扬他们的努力，缅怀那些献出生命的人。我们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必需继续不懈努力，为我们的维和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与装备，以加强他们的安全，改进他们的表现，同时确保他们遵守对其寄予期望的最高行为与纪律守则，遵守我们这两个组织承诺奉行的价值观与原则。

这引出我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意见，我将很快结束发言。为进一步改进所有这些工作和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秘书长呼吁为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更有预测性和可持续的资金与支助。我高兴地通报各成员，联合国-非洲联盟关于资助和支持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的联合审查将于明天启动，届时将举行一场技术研讨会，首先对联合国迄今的各种支助模式进行评估。这将促进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推进的旨在提高资金可预测性的进程。

对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换盔经验的审查表明，可预测的资金对于成功地从非洲联盟的和平行动过渡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依然举足轻重。该审查还证实：任何支助模式仅靠其本身都是不够的。在这方面，需要努力优化一系列广泛的支助模式，其中包括我在发言一开始提到的及时落实非洲待命部队。让我们铭记：这是加强集体安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做出的一种区域安排，一个更有效的非洲联盟将使联合国自身得以更多和更好地应对实地的各种局势和会员国的各种需求。归根结底，筹资是广泛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继续坚定地致力于支持非洲联盟尽一切努力，增强特派团规划与支助能力，提高标准以及改进表现。再说一遍，筹资是这种全球愿景的一部分。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苏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东尼奥先生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就贵国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我还赞扬你倡议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十次年度协商会议的翌日、也即非洲联盟前身、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五十三周年前夜召开本次非常及时的公开辩论会。我还欢迎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来到纽约与会，该代表团由理事会主席、博茨瓦纳

共和国驻非洲联盟常驻代表姆马莫萨丁亚纳·莫尔弗大使率领。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这是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的一个主要特点。区域组织现在在国际安全架构中占有核心地位，被视为其所在区域安全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况在非洲表现得最为明显。鉴于在国际层面的重大影响，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的过渡当然是非洲最引人瞩目的事态发展。在此背景下，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发展使非洲联盟及其各种区域机制得以成为国际和平支助行动中的主要参与方。它们第一时间对安全危机和武装冲突作出反应，并且启动政治进程，使得为这些行动提供任务授权成为可能。它们也是最大部队派遣国。这种角色转换的基础是非洲的安全格局出现了重大改变，其演变始终难以预测或控制。

这些事态发展对过去十年来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展，以期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和《设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框架内建立更一致和更有效的伙伴关系。

特别是，这一战略伙伴关系使我们两个组织得以就和平和安全领域的关切和共同关心问题进行定期磋商。在这一领域，我们的协作一直是最广泛的。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定期举行磋商，加之非盟委员会与联合国秘书处不断加强协调，清楚表明我们有共同意愿来促进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形成更大合力。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昨天举行了第十次联合年度磋商会议，对两理事会伙伴关系建立十年后现状进行了联合评估。会议凸显需要彻底重组这一机制，以期它重新调整、重新适应和加强，确保其生命力和效力。

评估特别强调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希望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建立的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根本



要素，其基础如下：相互尊重的原则，考虑到两理事会的比较优势、需要采取明确界定的工作办法、以行动和结果为导向，以及采用具有战略性和全球特点并把非洲所有和平与安全真正包括进去的办法。还应有共担责任、合作和密切协调的精神。

联合国去年的和平行动审查进程也提供了一个审视我们之间关系的机会，从而确保更大的灵活性和可预测性，并且保证非洲联盟及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联合开展的和平行动得到可持续供资。这项工作越来越有必要，因为非洲联盟及其区域机制在促进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部署维和行动。

确实，如果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得到有效部署，它们将能够更好地为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铺平道路，继而能支持当事国的长期稳定活动。不过，非洲联盟的行动仍旧面临缺少可预测、灵活和可持续资金的困难，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伙伴的自愿支助。

尽管非洲联盟十分感谢其各个伙伴提供的支持，但是，缺少可预测、灵活以及——越来越多情况下——可持续的资金对非洲联盟行动的效力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是事实。在这方面，仅举一例说明，如果找不到适当应对措施，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资金、行动和后勤保障困难，肯定将对决定该国未来的政治和安全安排时间表产生消极影响。我们认为，非索特派团作为首个打击恐怖主义的非洲联盟特派团具有附加值，可以与世界其它地区分享这一经验。

本着两组织分担负担的精神，应把使用向联合国预算缴纳的摊款视为可行办法。同时，我们认识到，非洲也必须在非洲大陆筹措更多资源，以便能够为自己的和平行动提供资金。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承诺为非洲联盟开展的维和行动提供25%的资金。我们将逐步落实这项决定，在2020年前达到最佳行动水平。因此，这将意味着，由安全理事会授权开展的特派团行动的75%的

经费将由联合国通过摊款来提供支持。正如苏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关这个问题的非洲委员会主席特使卡贝鲁卡先生将努力促成实现这个目标。

现在再次强调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在和平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处于不断演变发展之中，是适时的。我们应确保通过那些更有优势在实地采取行动以寻求解决问题的行为体进行干预，优化利用机会和可得到的资源。最终目标是预防或解决冲突，无论这些冲突如何和何时发生。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泰特·安东尼奥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发言。

**门克里欧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本次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上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我感谢埃及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今天召集我们举行这一及时的辩论会以及昨天进行了两理事会之间的讨论。

尽管在应对非洲冲突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非洲大陆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仍然真实存在且众多。近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建设和平架构的高级别审查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强调，有必要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特别是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没有单一的组织能够仅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应对我们面前的挑战。联合国重视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过去十年中，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加大了对冲突动态和区域政治的影响力。

本办事处——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是一座至关重要的桥梁，支持并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迅速发展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我们已经从我们的伙伴关系中获得了红利。通过与非洲联盟以及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机制密切合作，我们在加强磋商、协调立场以及共同作出国际努力以防发生公开冲突和管理非洲大陆许多地区的持续冲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联合国越来越多地同非

洲联盟和区域机制携手合作，在非洲大陆各地，从乍得湖流域到索马里、布隆迪和萨赫勒，稳定动荡不定的局势。《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强调该架构所有支柱之间以及非盟与其各区域机制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并为加强与联合国的联合和平与安全行动提供了协调一致的方针。

最近数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齐心协力，缓解科摩罗境内政治紧张状况。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相互协调地同科摩罗境内各方进行了接触，此举显示出国际社会在一个问题上立场一致性的重要性，能鼓励克制，促进和平解决争端。这些努力应当而且——我坚信——将会继续下去。

在布隆迪，我们正同非洲联盟、东非国家共同体及其他伙伴合作，支持各方参加包容性对话，这是可持续地解决其分歧的唯一途径。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齐心协力，鼓励布隆迪人寻找持久解决其危机的办法。

昨天，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第十次年度协商。2月份，两理事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正式会议，着重讨论了布隆迪局势。我们赞扬两个理事会之间关系不断增强，因为这有助于建立协同增效关系、协调立场和促进通过相互支持的决议。为提升我们两组织之间不断增强的战略伙伴关系价值，秘书处正在同非洲联盟委员会合作，以便实现工作层面协商制度化、分享信息、支持联合培训和开展预警与预防冲突联合演习。作为我们努力的一部分，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整体方法，力求将这一伙伴关系从临时性安排升格成为更制度化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方略。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敲定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方面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希望，两组织的两位负责人将在年底前签署这一框架文件。

和平行动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和随后的秘书长报告（S/2015/682）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总体伙伴关系，以确保两个理事会能够利用一个更有应变力、能力更强的行为体

网络，同时继续强调需要使非洲联盟有机会获得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这些报告还呼吁联合国和非盟加强冲突预防和调解能力。

非洲联盟已经建立并继续营造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只有通过政治办法才能解决冲突。我们的集体挑战是支持和加强这一架构，特别是非洲待命部队以及非洲联盟的预防性外交和调解能力。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满怀希望，相信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努力，将在持续寻求非洲安全和稳定方面仍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祝安理会的审议卓有成效，并期待着本次公开辩论会取得的成果以及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推进这些成果的建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门克里欧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卡毛先生发言。

**卡毛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赞扬你组织召开本次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合作的重要而及时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赞赏为指导本次辩论会而编写的详细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主席先生，我还感谢你邀请我以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主席身份向本次会议通报情况。我还要赞扬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也欢迎他们来到纽约。

过去十年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非洲其他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得到显著增强。我们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对于我们的集体进展和成就一直至关重要。今天的辩论会为我们审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状况提供了机会。4月27日，安全理事会（见S/PV.7680）和大会（见A/70/PV.93）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同文决议，即大会第70/26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这些决议是内容全面、意义深远的文件。它们为旨在防止冲突爆发、升级、持续和复发的国家、区域

和国际努力提出了“实现持久和平”这一理念。这些决议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合作的基础。

目前的全球现实包括暴力冲突不断增多，这些冲突因不断加深的难民危机、不断上升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暴力极端主义而加剧。显然有必要注重预防冲突和消除冲突根源。在和平行动中，政治至上应当是我们集体工作的指导准则。我们决不可让局势恶化成为暴力冲突，以至于我们必须以安全或军事措施作出反应。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军事介入转向预防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前景扫描、共同联合分析、对话、调解以及在危机局势中提供协助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工作重心，注重解决冲突而不是管理冲突。这是我们争取实现持久和平的集体努力的本质所在。

我们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极其错综复杂，紧密相联，任何单一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要求我们采取集体行动。要想成功地使我们实现持久和平的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我们的对策并重新确定这些对策的优先次序。我们绝不可忘记，和平是《宪章》所主张的一切的核心所在。和平必须贯穿于我们的所有集体努力，从预防冲突到建设和平、维持和平、重建乃至可持续发展等，不一而足。这一新的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办法将使我们能够最妥善地适应今天的全球现实。我们不应等到危机爆发，然后作出默认反应或模板化的反应，而应将实现持久和平纳入我们的安全、发展和人权议程。我们感到，我们对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刚才提到的两项同文决议设想有一个能积极主动地注重协助各国预防冲突和谋求持久和平的建设和平委员会。我们期望建和委成为一个更高效和更灵活的召集平台，以便进行政策对话，并使所有寻求联合国支持以便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国家有机会通过该平台开展工作。我们充分致力于使这变为现实。我们承诺，在我们的介入中，我们将继续加强国家自主权和领导力，因为我们坚信，实现持久和

平是政府与包括青年、妇女和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国家利益攸关方的共同责任。

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新决议还强调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伙伴协作与合作的重要性。建设和平委员会一直同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密切合作，以提高我们共同建设和平努力的协同效应、一致性和互补性。例如，我们密切合作，立场一致，力求补充我们在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中非共和国和布隆迪为争取持久和平而作的共同努力。同样，过去一年，建和委进一步注重建设和平方面贯穿各领域的专题性区域挑战。

今年1月和4月，建和委组织了有关在西非建设和平问题的区域讨论。这些讨论提供了独特机会，以审视日趋严重、超越具体国家界限的跨界挑战。这些讨论的中心内容还包括应采取哪些策略来应对在与区域国家合作及在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非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和区域行为体框架内合作与协作时遇到的挑战。我们期待依照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新路线图，进一步强化和加深这种伙伴关系。我们认识到，这一路线图将为采取切实措施调整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框架提供一个框架。

建设和平委员会有意利用这些新决议营造的势头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作出的承诺，进一步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并使之制度化。我们将争取就进一步磋商，交流信息和分析研究以及采取联合举措以在非洲建设持久和平的机会商定一个框架。

我计划于6月中率领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西非，包括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提请注意在埃博拉疫情后复苏背景下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和需要。我们将访问西非经共体现任主席国塞内加尔，这将提供机会讨论区域建设和平的挑战和优先事项。

在我们共同努力加强伙伴关系的同时，我们也打算不落下任何人。我们必须注重年轻人在我们建



设和平工作中的包容性参与。很明显，投资于年轻人可保障和平与安全及发展。我们有责任为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建设和平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妇女领导和参与预防、解决冲突与建设和平活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我们必须把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纳入所有与建设持久和平相关的讨论，促进建设和平的性别平等层面，包括通过加强妇女在建设和平方面的切实参与。重要的是，我们也打算就非洲和平基金与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密切合作。我们也期待与他合作，为非洲和平基金乃至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建设和平基金筹集更多的资金。

最后，我们必须把建设和平领域的联合努力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挂钩。必须支持这两个相辅相成和连贯一致的框架所提供的机会，以促成实现非洲包容性增长、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卡毛先生的通报。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就今天会议的议题拟定的声明。我感谢安理会成员对声明的宝贵贡献。根据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同意这项声明。该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16/8。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埃及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并编拟所散发的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以帮助讨论。我还要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苏和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肯尼亚常驻代表马查里亚·卡毛先生的通报。

我也借此机会祝贺今天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的主席声明S/PRST/2016/8。

现有冲突的数量及其复杂性不断增加，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对维持和平行动的需求持续增加就是证明。近年来部署的蓝盔部队人数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绝大多数维和行动（近90%的军警人员）部署在非洲。正如苏和先生几分钟前指出的那样，维和年度预算80%以上用在非洲，而且往往被用在没有和平可维持、非国家行为体构成不对称威胁，并与跨国犯罪组织有联系，致使隔离并解决问题难度极大的局势中。

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这些日益严重威胁的出现，恰逢整个联合国、特别是会员国的财政资源问题加大困难，需要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因此，日益急需有效应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威胁，找到办法与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进行伙伴协作。

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及现有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建立密切的区域和全球联盟，以便能够作出更有效的反应。这种联盟应尊重每个组织的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互补性。因此，我们同意，现在是讨论和商定这种合作的更明确框架的时候了，这种需要在我们与非洲联盟的关系中尤为迫切。

最近有关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审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牵涉面广、而且错综复杂，无法仅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这绝非巧合。因此有必要给《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注入新的活力，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凸显了与区域结构合作的重要性。这包括与非洲联盟合作，因为如今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的所有对象国均为非洲国家。

此外，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已认识到，除其他外，区域组织有潜力弥补联合国快速反应能力的不足。同样，区域部队曾在许多场合证明，在最



初应对危机以及运用对当地实际情况的重要理解方面，它们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还提供了影响力和区域政治权力之间的直接联系。

然而，我们始终必须确保严格尊重公正原则。这有时会遇到某种挑战，因为鉴于区域各实体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各国的国家利益有时可能发生冲突。

概念说明中提出的设想，即这次辩论会将讨论小组关于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开展合作的建议，是非常及时的，尤其是在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战略联盟问题上。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积极看待小组关于确保在制定和平行动任务时应开展更密切合作的建议。为此，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应作出承诺，确保在一项任务获得批准之前，与有关区域组织进行更多的对话和更密切的协调。当一项区域行动已经部署或即将部署时，尤其应当如此。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更经常地听取区域伙伴的意见和经验。

此外，现在还应评估能否逐步统一针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政策和规范以及适用于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其他维和行动的规范，特别是在保护平民方面。应通过增加互动和协商，进一步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形成对冲突的共同认识并制定共同战略。

拉莫斯·奥尔塔报告（见S/2015/446）指出，当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涉及该战略联盟经费筹措的现状。因此，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应当携手作出共同努力，建立能够支持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的可持续、可预测和灵活的机制。还值得回顾的是，题为“维护和平的挑战”的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的报告（见S/2015/490）也强调指出，需要通过可预测和持续的资源分配支持建设和平的努力。

我表示支持高级别小组提出的合作原则。这些原则是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也可以作为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今后开展协

作的基准。它们包括通过协商和采取共同战略作出决定的进程；基于各自相对优势的分工；分析、规划、监测和联合评价；综合应对冲突周期，包括预防工作；以及透明度、问责制和尊重国际规范。

铭记我们所面临的现有重大挑战，旨在加强区域联盟的行动不应削弱非区域行为体的参与和对部署在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贡献。

我还要强调指出，新的2016-2020年期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它阐明了参与该大陆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每个行为体的作用。它规定了五个优先领域——即预防冲突、危机和冲突管理、冲突后重建和建设和平、战略安全和协调和伙伴关系——的指标和具体目标。

最后，乌拉圭重申，它致力于开展维持和平行动审查进程。我们深信，需要尽快充分讨论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各项建议。联合国维持和平系统仍远未作好准备有效应对今天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我们有义务在这方面采取紧急措施。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非常有启发性的介绍性发言。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埃及组织本次重要的辩论会。

安全理事会刚刚从索马里回来。部署在那里的行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的最具体实例，但这远远不是唯一的实例。我将在这方面作三点评论。

首先，区域组织已成为执行和平行动的关键合作伙伴。这是关于和平行动和建设和平的各份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中运作的非洲各组织正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它们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框架中的责任。这些组织作为调解者和提供支持者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增加了，例如，东非共同体在布隆迪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刚果共和国总统调解下中部非洲国家

经济共同体在中非共和国所发挥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后者促成在中非共和国顺利完成政治过渡。

这些组织也发挥了值得欢迎的军事作用，补充了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这体现于由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向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过渡；由非洲联盟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向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过渡；以及非索特派团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中的非洲部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我谨代表法国赞扬非洲部队，他们每天都在往往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以沉重的代价为非洲大陆的和平服务。

我要补充的是，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对话应成为反射性的本能。这种对话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首先符合和平的利益。它应能使我们达成共识，提出非洲联盟或次区域组织的倡议，如果存在此种倡议。

第二，因此，法国希望鼓励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各方更多地承认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法国欢迎通过在纽约和亚的斯亚贝巴设立联络处，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联系。另一个例子是通过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年度交流——如我们昨天在纽约这里举行的交流——制度化加强此种联系。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双边一级，法国是非洲联盟加强非洲和平能力的主要伙伴之一。法国每年协助训练成千上万名士兵，2015年训练了2万9千名非洲士兵。由法国训练并参加行动的士兵，近30%部署在非索特派团。法国还支持非洲部队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萨赫勒和中非共和国部署了国家行动，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

如果我们不承认欧洲联盟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关于同区域组织合作的辩论将是不完整的，而欧洲联盟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自2007年以来，欧洲联盟已向非索特派团提供资金11亿欧元。

欧洲联盟还向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提供财政支持。许多特派团，如欧洲联盟能力建设特派团、欧洲联盟军事行动和欧洲联盟培训团，部署在大陆和沿岸，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在区域组织方面，在法国的全力支持下，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正在结成真正的三方战略伙伴关系。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继续加强这一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务必及早从政治和安全两个角度界定全面而协调的危机管理框架。马里局势的例子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联合国干预是在区域层面至关重要的背景下进行的，继非洲联盟行动之后，为实施在该地区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提供支持。所有这些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方面，连续的任务之间的过渡和同步任务之间的协调问题需要特别加以注意。在这方面，在我们看来，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背景下，使所有参与者都达到联合国标准，培训区域特遣队，提高对有关人权问题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极为重要。

最后，军事行动的财政可持续性仍然是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今天，非洲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捐款来资助其行动。我们的目标是非洲组织能够逐步提高为其行动提供资金的比例。我们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 /PRST / 2016/8反映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法国决心继续努力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以及所有区域组织合作，朝这个方向迈进。

**维特仁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召开本次公开辩论，讨论联合国 - 非洲联盟合作这一重要问题。我们赞赏贵国代表团选择这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召开本次会议，昨天是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十次联席会议纪念日。

本次会议也是在安理会最近一次非洲访问之后召开，这次访问是今年第三次。在索马里访问期间，安理会成员有宝贵的机会直接目睹当地局势，更好地体察非洲联盟 - 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非

常出色的合作模式，这体现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军事观察团、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和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之间有效的团队协作。本次会议也使我们能够查明不可避免的缺点，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我们感谢通报者所作的全面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组织之间积极合作的动态画面。我们也欢迎本次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6/8。

首先，我想指出，乌克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发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非洲联盟（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在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急剧增加。非洲联盟展现了它在发挥领导作用有效解决冲突方面的能力，其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和政策对于联合国来说极具价值。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推出，其结构的建立，以及由安全理事会授权部署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这些都清楚地证明，加强联合国 - 非盟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近年来，非洲联盟已证明是联合国的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在许多情况下，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能够迅速介入，协助维持和平与安全，或在危机局势中带来某种程度的稳定。非洲联盟的存在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给国际维和行动提供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和影响力。我们非常珍惜非洲联盟随时做好准备，直击棘手或敏感问题，特别是当联合国不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时。

在这方面我们想起非洲联盟在索马里和马里应对危机的情形。另一个典型例证是布隆迪局势。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那里部署一个强大而有意义的联合国警力会非常符合我们阻止这场危机进一步升级的共同目标。有鉴于此，我们呼吁两个理事会如1625（2005）号决议的设想，加强协商，更广泛地使用预防性外交工具和机制。

我们的一个共同威胁是恐怖主义，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新型恐怖主义的出现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威胁。我们呼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加强团

结，形成更强大的国际伙伴关系，共同打击这一危险现象，包括特别是通过有效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同样重要的是要加强合作，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并防止向恐怖分子供应武器。

近年来，我们看到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发展与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挑战依然存在，应加倍努力，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有效应对非洲的共同集体安全关切。此背景下，乌克兰欢迎新的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旨在加强联合国和非盟之间的协调和凝聚力，履行其优先任务。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非常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去年，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在其报告（S/2015/446）中呼吁联合国通过协商决策和共同战略深化同非洲联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我们期待秘书处和非盟委员会2016年最后确定联合国 - 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这项文书将提供我们两个组织在冲突前、冲突期间和冲突后早期和持续介入的蓝图。在最近的联合国 - 非盟公报（S/2015/212，附件）中，双方同意在2015年期间对经协商确定的一个非洲冲突局势或地区进行联合实地访问，但这一访问并未成行，我们期待着在2016年期间重新考虑这项努力。

当我们看非洲联盟旗帜，我们可以看到代表非洲在全球拥有真正朋友这一愿望的白色。非洲可以继续充分信赖乌克兰是其可靠的朋友，是非洲大陆和平、民主和发展的坚决拥护者。乌克兰已申请非盟观察员地位，我们打算用与非洲联盟的这一未来和增强了的关系推进包括安全在内的广泛问题上的合作与对话。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值明天纪念非洲日之际，表达我的亲切问候。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由衷地赞赏埃及倡议就这一重要议题举行公开辩论。我还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非洲联盟（非盟）常驻观察员、秘书长派驻非洲联盟特别



代表和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主席的肯尼亚常驻代表全面通报了情况。

今天我要谈一谈自主权和伙伴关系。我要强调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建立起来的有效伙伴关系支持下的非洲自主权的重要性。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是巩固非洲和平的核心框架。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体现了用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愿景，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自主权。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自创立以来就一直在调整适应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复杂事态发展。因此，非盟与联合国间的合作及协调领域既有所增长也变得多样化。为了使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在如今具有挑战性情形下更为有效，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合作力量、专长和知识来推动制定这些非洲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在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能力建设和行动支助等事项上向非洲委员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技术咨询意见。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规划及管理在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能力建设努力的支持下，在从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向联合国维和特派团转变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马里，从非洲主导的国际支助团向联合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转变；以及在中非共和国，从非洲主导的国际支助团向联合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转变。日本认为，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进一步努力建设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机构能力对于使巩固非洲和平的工作具有协调一致性至关重要。

话虽如此，与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的伙伴关系不能替代非盟的自主权。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是第1744（2007）号决议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建立的，它是此种自主权的范例。

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主要手段是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冲突预防、处理和解决机制。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这些组成部分能够最好地了解任何冲突的具体背景情况。因此，例如，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比绍特派团在维护该国安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这些例子显示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够为解决非洲冲突带来的独特优势和专长，而这是单独国家和联合国都无法提供的。

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具备在预防冲突及建设和平领域提供更大实地影响力的潜力。日本认为，可以如第2282（2016）号决议阐述的那样通过协调建设和平委员会与非洲联盟的工作，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来加强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框架和非洲团结倡议。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还可帮助加强非盟委员会与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之间的协调。我们2013年庆祝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成立五十周年时，日本重申，非洲自主权是非洲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础。2013年还是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东京会议）进程二十周年。正如我今天强调的那样，自主权是东京会议的根本原则之一。正是非洲最了解非洲的问题，正是非洲人最渴望问题得到解决，正是非洲才将最终找到前进的道路。日本充分相信非洲的能力。

非洲今年高居日本的外交议程。7月份，在我们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日本将举行一次讨论在非洲建设和平的公开辩论会。今年8月份，日本将与非盟委员会、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一道，共同组织召开第六次东京会议峰会，将由肯尼亚担任东道国，23年历史上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上举行东京会议峰会。我们将充分利用今天的讨论来筹备这些活动。

最后我谨重申，日本坚定致力于确保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我还感谢所有通报者刚刚告诉了我们情况。

我要着重指出，联合王国致力于建立非洲联盟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联系。我在非正式会议上说过，我将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合作时就会有所作为。当然，照此推论，我们不合作时就会失败。

我想集中谈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其他人有所暗示，但我要较为详细地阐述一下，因为它事关重大。我指的例子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索马里的合作。我们在昨天的正式会议上谈到这一议题，但当时我们时间有限。

上周，安全理事会亲眼目睹了我们两个组织如何能够在国家内携手努力，在该国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冲突之后，给普通索马里人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观。我必须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男女工作人员表示敬意。非索特派团对该国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及其所作牺牲如何赞扬也不会言过其实。

我还欢迎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联索支助办）做出的贡献。联索支助办的后勤支助对于非索特派团成功打击青年党至关重要。它们携手努力，为政治进程提供空间，使特别代表及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得以开展它们的重要任务。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如何在联合国内对其予以强化。

非索特派团继续在加强索马里安全和向青年党施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他们正给予索马里国家保安力量发展壮大关键时间，以便这些力量最终能够承担起非索特派团的职能。这一进程现在需要加速，与索马里向联邦未来的政治过渡保持同步。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部队派遣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支持下坚持到底。过早撤出会危害到他们及区域伙伴在索马里所作的重大投入。

我们都知道，保证索马里安全的长期责任应由其自己的保安力量承担。要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帮助他们建立一支包容、综合的索马里国民军和警察部队。但上周访问期间最令人不安的情形之一是，这项工作进展缓慢、组织零散、协调不足。联邦政府必须明确提供支助方面的需求和缺口，以便各捐助方能够竭尽全力予以帮助。我们需要那些保证提供援助、培训、设备和资金的各方透明行事，并依照它们的方法进行协调。这是组成能够对索马里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的有效和专业

安全部队的唯一途径，而要支撑这项努力，就必须对索马里国民军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我们大家都鼓励联邦政府为加大透明度作出努力，而及时支付薪金是实现这项目标的关键。

尽管过去四年取得了各种成就，但显而易见，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2016年对索马里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是索马里迈向民主和具有代表性未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索马里人极其迫切需要立即实现这一未来。就在安理会上周访问索马里之后，该国总统核准了选举模式，为这个未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欣见安理会通过昨天商定的新闻谈话欢迎这项举措。但这只是一步。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需要一起维持这项进程，因此，至关重要是安理会继续支持非索特派团和联索支助办，帮助为所有索马里人提供选举进程和安全。

最后，我要提出一个更广泛的想法。索马里的情况显示，当我们两个组织共同合作时，我们能够实现何种成就，以及继续进行这种合作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非洲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想一想，我们进一步加强冲突分析、预警和调解的合作能取得何种成就。我们的努力正迈向正确的方向，但我们也永远有加强合作的空间。这意味着在起步时作出更好的安排、管理和最终结束非洲联盟主导的维持和平行动，并正如苏和所言，这意味着使非盟特派团有一个更稳定和更可持续的资金基础。为此，我们需要看到非盟在2020年以前将自行提供25%非盟特派团的费用，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国将能调整它的供资，这完全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

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卡贝鲁卡先生为实现这项承诺制定路线图的工作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我们期待着看到联合国对非盟特派团加大监督和问责的具体建议。通过这些步骤，不仅非盟特派团的资金将得到调整，它们的绩效和问责也将有所改善。这将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大有帮助，也将使这个会议室之外的许多人持久获益。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至为及时，特别是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团在纽约出席会议。我们昨天进行了成果丰硕的讨论并用心听取了该代表团关于非洲局势的专家意见。全面和详尽的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分析，掌握了政治动态和推动非洲联盟（非盟）和安理会之间加大合力，以便致力于维持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

我要感谢所有通报者介绍他们各自的情况，作为一个整体，这进一步说明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尽管我们对至今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获得成功感到欣喜，但显而易见，我们就非洲问题定期进行审议所达成的共识明确显示，双方都将从更加有效和更具效率的伙伴关系获益。这就需要我们就明确划定责任分工的战略目标进行积极合作。根据我们共同的评估结果，一起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将补充我们的集体努力。在这方面，比较性的优势、任务规定的互补和最佳地运用资源和能力也都必须列入考虑。

马来西亚欣慰地加入了刚才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6/8）的共识。这项声明概述了在推动最近结束的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成果所采取的措施。这项审查适用于联合国-非盟的关系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我们赞同伊朗代表团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此外，我们还希望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联合国或包括非盟在内的区域组织采用常规办法无法管理冲突。强调政治优先的做法应使我们采取以预防为主的办法。为了实现这种转变，应将各种努力导向预防冲突，以免升级为全面爆发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和非盟的外交措施和机制应加强协调，通过及早共享信息，以便能及早发现潜在危机局势。

对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认识到非盟是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关键伙伴，并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与非盟之

间就建设和平努力的合作提供进一步动力。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有针对性的接触令人欣喜，其成果应继续纳入更广泛的联合国-非盟对话。关于最近主题为“实现持久和平：机制、伙伴关系和非洲建设和平的未来”的高级别会议等活动提供了启动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的先机。应致力于推动使其得到执行的机会。

支撑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基础和支柱强而有力，具有前瞻性。因此，使其无法充分发挥效力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必要的资源，特别是灵活、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在欣见非洲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之时，我们也认为联合国能提供进一步协助。马来西亚最近作出微薄的贡献，向建设和平基金捐助了400,000马来西亚林吉特。我们希望这项捐助有助于支持非洲持续和平与稳定的方案。

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我们还欣见建设和平基金在5月份向非洲联盟委员会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布隆迪的建设和平活动，以此作为这项进程的第一步。这是非盟与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加强合作的起步。联合国和非盟在共同努力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关于合作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应定期进行共享，以期产生在实地取得真正行动效益的结果。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要赞赏埃及及时召开这次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合作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未来的这项关键事务的公开辩论会。

我要感谢埃及代表团为我们今天的审议提供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并感谢我们的通报者对今天的辩论会所作非常简明扼要和有建设性的贡献。

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欢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纽约与安全理事会讨论战略问题，以期加强我们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这正好配合非盟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年度联合会议的十周年，这项活动在昨天非常积极地举行。

明天，非洲大陆将庆祝非洲联盟成立53周年。53年前，32位非洲领导人表示决心促进泛非理想以及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创造建立和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所需的条件。然而，当时作出的在非洲实现正义和可持续和平的承诺至今仍未实现，它们仍是很多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希望，而非现实。

在安全理事会授权的16项维持和平行动中，目前有9项在非洲开展，这些行动由9万多名军人组成，辅助人员超过15 000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根据安全理事会授权，部署了相当多的部队，这肯定会使两机构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开展对话与合作，并增强这种合作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去年，非洲联盟制定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2016至2020年路线图这项战略文件，特别强调了参与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各种伙伴和外部行为体——的实际工作成效。路线图旨在通过五个战略优先事项——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冲突后重建和建设和平、战略安全问题以及协调与伙伴关系——涵盖冲突周期的各个阶段。

安全理事会怎样才能支持顺利落实这些战略优先事项？联合国2015年对其维和行动和架构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决议执行情况所开展的审查的结果能如何与执行非洲联盟路线图——广而言之——与落实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协调起来？我们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将突出冲突周期的三个阶段——预防、管理和冲突后阶段。关于预防冲突，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机构和机制，如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以及非洲和区域层面的预警系统，通过旨在减轻任何潜在的和平与安全威胁或风险的预防外交行动、调解措施和选举观察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5年审查的结果强调，必须调动社会各阶层处理冲突的根源，促进包容性的发展和人权以及保

护个人和集体自由。它们还强调必须解决年轻人的具体关切，以便促进和谐发展，并确保妇女平等参与预防冲突工作，增强其在决策程序中的作用。在昨天关于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伙伴关系的讨论中，大家就这两个机构需要改进其在分析和评估威胁方面的合作以及改进其预防外交和调解努力的协调问题方面达成了共识。在国家利益攸关方和国际社会作出最大努力仍无法避免冲突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及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就更有理由携手努力，帮助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协议，以便制止敌对行动，并在必要时，根据《宪章》第七章诉诸武力。

去年，联合国对其维和行动开展了审查。由东帝汶前总统若泽·拉莫斯-奥尔塔担任主席的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提交了全面报告(S/2015/446)，重点谈到冲突不断变化的性质、和平行动不断变化的任务授权、管理和行政安排和困难、规划、伙伴关系、保护平民和人权以及政治特派团。特别是，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了广泛协商，并给予其机会阐述其共同立场以及突出区域机构在管理危机和冲突方面的优先事项——认可安全理事会有权批准采取强制行动，以及需要就仍在持续的危机和冲突不断协商和交流情况，需要相互尊重和补充。

一些非洲国家在2013年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促使其制定一项解决办法，解决原定于2008年投入运作的非洲待命部队迟迟未能投入运作的问题。包括安哥拉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提议组建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以便弥补能力不足、寻找资金、让非洲国家得以自主处理非洲冲突局势，以及提出立即应对危机的方案。它不是要代替非洲待命部队，而是正在采取步骤，使之与待命部队的机构相统一。安全理事会应当更好地了解以及更多地参与该进程，并应评估它如何能够为该部队提供更好的支持，使其投入运作。

上个月，安全理事会就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问题通过了第2282(2016)号决议，大会也通过了

一项同文决议(第70/262号决议),将建设和平的范围扩大至冲突所有阶段,而不只是冲突后阶段。我们注意到2016-2020年路线图涉及到建设和平问题,建议非洲联盟将联合国的新做法运用于建设和平工作,使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能够适应当今挑战。

正如对于联合国和平架构进行的三次审查所概述的那样,预防冲突和为维护和平落实援助原则对于避免冲突具有关键意义,而避免冲突是50多年前得到首次表达并在非洲联盟50周年《庄严宣言》中得到重申但仍未实现的愿望。非洲领导人在该《宣言》中表示,他们决心实现非洲无冲突的目标,而该目标现在是非洲联盟富有远见的《2063年议程》的支柱。因此,今天的辩论会是一场及时的辩论会。我确信,我们的审议和我们今天上午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6/8)有助于使非洲成为我们大家都希望的更加和平与繁荣的非洲。

**陶拉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今天上午的各位通报人。我们欢迎本次公开辩论会,尤其是欢迎来自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与会。

过去10年中,我们的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存在这样的真诚共识:如果没有与非洲联盟(非盟)和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密切合作,安全理事会将无法有效执行其任务授权。正如在2015年各次联合国高级别审查中所指出的那样,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融合是这方面的关键。今天,新西兰愿侧重于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如其他发言者已强调的那样,我们需加强预防冲突方面的切实合作。我们认为,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非洲联盟及其各种次区域组织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们动用了大量资源与精力,以查明新出现的危机并且商定预防冲突的集体对策。非盟在布隆迪的早期努力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布基纳法索的领导作用就是良好的例子。此外,根据我们的经验,秘书处与非盟委员会

在机构一级合作良好,识别预警迹象,并且为早期行动制订建议。但是,我们仍有更多的工作可做。

正如我们上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主办的一次有关预防冲突的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更多和更早地携手合作。有效预防冲突需要各行为体的早期介入和政治意愿,还需要统一的传播口径与协调行动。研讨会的结果是,当前各主要行为体包括联合国、非盟、次区域组织以及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缺乏信任。这对更有效地合作行动构成重大障碍,其根源常常在于对冲突的不同分析和对尊重主权的关切。

要想克服这些挑战,我们就必需从共享有关新出现的危机及其成因的信息与分析这个基础开始,这反过来可形成预防冲突的共同目标与战略。我们希望今后在共同关切的新出现的问题上看到这种合作。早期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日益紧张的局势将是一个有益的起点。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把伙伴关系的口号变成两个理事会更加协调一致的切实和有意义的协作。

我们昨天的会议很好,审议了其中一些意见,新西兰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把两个理事会之间侧重于实质行动的定期非正式接触制度化。关键的侧重领域可包括:对新出现局势的早期联合分析,厘清重要事实,讨论各种诠释和可能的战略,以便各行为体能够讨论如何协调一致并且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采取早期行动;以及,授权并且积极支持两个秘书处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加用于政治分析和预防冲突的资源,并与会员国积极讨论相关信息。我们愿看到两个理事会之间的定期非正式讨论——无论是通过两位主席、三方还是整个理事会——就危机局势达成共同谅解并且商定共同的目标与可信的对策。我们还支持在可能的情况下派出秘书处和理事会一级的非盟-联合国联合实地访问团。在这方面,新西兰支持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联合出访南苏丹,以支持有效执行《和平协定》。

新西兰今天上午愿强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非盟和平行动的筹资问题。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非常需要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模式。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能够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思维，研究如何妥善支持那些安理会已经授权并且非洲联盟准备好牵头的特派团。在安理会上周访问索马里期间，再次强调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迫切必要。

新西兰欢迎非盟努力调集来自非洲内部的资金。我们对这方面的能力局限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本国的期望是，联合国摊款将有必要成为任何长期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准备好探讨联合国与非盟成员国联合资助非盟行动的各种提议。我们对由此引发的敏感与复杂问题不抱幻想，但是我们相信，当前依赖临时模式为非盟和平行动筹资的做法仍在阻碍其有效性，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联合国与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合作有了显著改进，但是，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而尚未完成。我们采取更多步骤以发挥这两个组织更有效合作所具有的潜能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埃及代表团倡议召开今天非常重要的会议。俄罗斯坚定地支持扩大和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及各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伙伴关系，昨天在纽约这里举行的两个理事会成员之间关于非洲大陆一系列广泛问题的详细讨论就确认了这一点。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承认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同时承认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而作出的努力的互补性。

显然，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比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加了解那里的局势，其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机制更适合当地的情况。因此，我们支持由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我们欢迎在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方面取得的进展，该架构的核心作用被赋予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大陆预警系统以及非洲待命部队。

尽管非洲和各国际伙伴作出了努力，不幸的是，非洲依然容易受到各种危机的影响。近来，我们看到该大陆的潜在冲突及对和平与安全新的严峻挑战增多，同时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历史新高。在这种情况下，确保联合国与非洲联盟进行建设性协作以防止和解决冲突变得日益紧迫。在此背景下，我们欣见这两个组织共同努力，以稳定达尔富尔、索马里、马里和整个萨赫勒区域、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以及南苏丹和苏丹的局势。

对伙伴关系具有光明前景的交叉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海盗行为以及武器和毒品非法贩运。非盟对潜在危机的应对非常有益，并且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我们认为，现在必须把加强非洲待命部队作为优先事项。我们还必须协调各国际伙伴的努力，以协助建设非洲联盟的维和能力，同时顾及特别是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积累的积极经验。

我们认为，《宪章》第八章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和协助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提供了妥善的法律依据。我们还认为，必须有可预测、可靠以及灵活的资金、包括来自非洲和平基金的资金作为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确保反馈，特别是非洲伙伴充分接受安全理事会对那些由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动的定期问责。

原则上说，我们认为，大会还必须对通过会员国摊款向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提供额外后勤与财政援助的问题进行一次透彻的分析。我们坚信，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将切实使我们能够预防和解决非洲的冲突，并且能够大大增强全球应对危机的潜能。

俄罗斯积极参加了在现有国际文书框架内和双边层面向非洲大陆提供全面援助的工作。我国也为国际方案提供了捐助，包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民防组织来这样做。我们免除了该地区国家200多亿美元的债务，在各国当中位居前列。我们通过“债务换发展”计划，把剩余待偿债务用来帮助非洲大陆国家。这样，我国正在为旨在消除非洲冲突经济诱因的国际努力作出切实贡献。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苏和副秘书长、门克里欧斯特使、卡马乌大使以及安东尼奥大使今天所作的通报，我还要特别感谢埃及召开本次会议。

我今天要谈非洲联盟（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的四个主要特点——相互尊重、供资、能力建设和预防。

我首先谈一谈相互尊重。有鉴于80%的联合国士兵部署在非洲，加强非盟与联合国之前的沟通对我们大有裨益。非洲维和人员占参与非洲维和联合国士兵的一半以上，因此，就制定任务授权、政治调解努力以及我们安全理事会为寻求帮助和预防冲突而采用的一切手段寻求非洲的意见，这种做法既是务实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要指出，正如安全理事会中对任何问题都不会只有一种看法，认为非洲在任何问题上只有一种看法的说法过于简单。但是，增强沟通，彼此更多听取意见、加强相互尊重，并且利用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和集思广益活动来加强补充正式会议，这将提高我们双方个体和整体的效力。

第二，供资是安理会今天的热点议题。在讨论如何加强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时，可以理解的是，主要侧重点是我们如何能更好地支持非洲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以便应对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紧迫威胁。我们知道，联合国并不总有能力或说是最具备条件应对危机。虽然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仍旧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我们也知道，非盟在这方面可以成为特别有效的伙伴，包括在无和可维以及武装团体威胁平民人口的复杂安全局势中开展军事进攻行动。显然，必须改善资金和行动安排，它们是

由非盟在实地部署、由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的基础，也体现我们的共同自主权和责任。

我们认为，在这个长期搁置的问题可以取得进展。我们希望，非盟成员国将履行它们为非盟和平行动出资25%的承诺，同时建立一个信托框架来对这些资金的使用进行管理，并且制定新的办法，与安全理事会一道制定这些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并进行监督，以确保它们有效行动，并且可以究责。非盟高级代表卡贝鲁卡正在草拟建议，可以成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我们要能取得进展，就必须商定制定特派团授权和规划进程的共同办法以及透明度和问责制机制。这些措施将帮助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会）共同监督并推动严格遵守国际维和标准，其中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人权准则和对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零容忍政策。通过表明将对犯下暴行的维和人员追究责任，我们可以在对维和来说最利害攸关的方面，即维和人员誓言保护的平民当中加强维和的合法性。

第三，关于能力建设，增强伙伴关系的业务能力也将需要如《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所构想的那样，持续不断努力建设非盟的能力。非盟能力的提高将转化为非盟提供的更有效维和特派团。美国已表示致力于这一努力。我们加强了非盟的指挥控制能力，为部队旅多国演习提供了支助，自2005年以来培训了逾25万名维和人员。两年前，奥巴马总统还建立了非洲维持和平快速反应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建设主要非洲部队派遣国能力的一个重大新举措，以使它们能更迅速地部署到维和特派团中。这是这些国家多次对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

第四和最后一点是，在预防问题上，我们所有人理论上都能达成一致。谁会反对预防？但是，在具体情况——真正的国家和真正的局势——出现时，在我们两个理事会内部往往出现分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更好地应对冲突的政治驱动因素。比起相距遥远的国家，这项工作对邻国来说更具政治敏感性，我们不应回避这个事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如果

政治反对派遭到袭击，如果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如果选举被挟持，如果宪法遭到漠视，这将会极大地破坏稳定。我们看到过此类行动为冲突推波助澜，这些冲突最终出现在我们各自的议程上。相反，实际经验证明，如果国家投入资源建设可问责的包容性机构，这些机构将深化法治、把妇女纳入决策进程，并且通过其它方式来促进改善治理和建设更开放社会，它们陷入冲突，最终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我们的伙伴关系必须推动这些目标，会员国在冲突根源开始滋生时必须迅速一致地作出反应。

布隆迪局势仍然十分危急，迄今已造成400多人丧生和25万难民，布隆迪的经济濒临崩溃，不安全状况蔓延，局势真正升级演变为暴力的威胁持续存在。在应对这一危机方面，安全理事会经常落在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后面。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五天前，在反对派领导人Moïse Katumbi宣布将参加定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总统选举之后，政府旋即对他发出了逮捕令。政府表示有可能推迟选举，卡比拉·卡邦格总统将继续执政，直至能够举行选举，而《宪法》已明确禁止其竞选第三个任期。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因和平抗议而遭逮捕或拘禁。反对派领导人计划本周四在全国举行抗议。刚果安全部队过去使用过镇压手段，包括致命的武力来阻止刚果公民行使其和平示威的权利。现在是预防冲突的时候了。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中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从现实中了解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展现出统一战线，要求卡比拉·卡邦格总统遵守《宪法》，在任期结束时卸任。

如果确实爆发冲突，维护统一的政治战线同样重要。这是坚持集体立场和支持有意义行动的唯一办法。在南苏丹，联合国和非盟支持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作出努力，向双方施压。如果没有这些压力，如果不利用这一手段，难以想象现在的过渡政府如何组建起来。局势极端脆弱，在今后几

周和几个月中保持势头将需要高度关注，需要伊加特、非盟和联合国继续保持统一战线。

与此相反，遗憾的是，在苏丹，安全理事会成员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意见分歧，令人尴尬。我们甚至无法向苏丹政府成功施压，迫使其准许为被包围的特派团士兵和警察提供补给。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数百个集装箱和特遣队所属装备积压在苏丹港和达尔富尔地区机场，特派团则仍继续遭受民兵和其它武装团体的袭击。联合国和非盟成员国不应接待被起诉的苏丹领导人，相反，它们应利用一切可能的影响力来说服喀土穆改弦更张。如果我们不能团结一致支持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的维和人员提供食物，即便我们能在确保非盟特派团获得更可预测的资金方面取得进展——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赞同这是一个优先问题——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我们要打造更牢固的联合国-非盟关系，我们就应当从这里做起，从现在做起，寻求就影响数以百万计平民生活的这些具体案件取得更多进展。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非常感谢今天的所有通报人。

十多年前，非洲联盟开始作出重大努力应对非洲大陆的各种挑战。这些努力意味着，非洲联盟已成为安全理事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因此，加强非洲联盟的能力，以使我们能够成功应对所有这些挑战，符合大家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财政安排特别重要。由于这些安排，我们决定，2020年和平行动经费的25%由我们提供。过去一年来，我们还看到为加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两个理事会之间的协作而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我要特别提到其中的三项建议。

第一，应当进行年度非正式协商，例如昨天进行的协商。我认为，昨天的协商非常富有成果。主席先生，我为此而赞扬你。我认为，在今后的会议上，我们必须继续沿同样的道路前进，但要注重一

个或两个问题，以使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都能更深入地交流想法。

第二，我们在这里不止一次地说过，安全理事会主席与非洲联盟主席之间需要有更大的沟通渠道。我必须承认，当我于2015年12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我没有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保持联系，而且我也未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我要向大家保证，在西班牙即将于12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我想我会同非洲联盟主席交流想法，尤其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审议涉及非洲的问题时。

第三，已经相当频繁地提出的另一个想法涉及两个理事会进行联合访问的可能性。我认为，当安理会前往几内亚比绍访问时，我们错失了一次在这方面得分的良好机会，因为仅在此后不久，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也进行了一次访问。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在进行我们的访问时未能得益于两个理事会的协同增效作用，令人遗憾。

我们都知道，2015年和今年进行了三项非常重要的审查。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些审查了。但我要就这些审查提出几点意见，特别是在对第1325(2000)号决议进行的高级别审查框架内这样做。我首先要肯定，在审查这项决议方面，非洲联盟工作出色，举出四个基本事实。第一，制定了关于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有三分之一是非洲联盟成员。第二，非洲联盟制定了2015年至2020年性别、和平与安全方案。第三，非洲联盟设立了妇女、和平与安全特使一职，由比纳达·迪奥普女士担任；迪奥普女士正在出色地开展工作。最后，非洲联盟提出了联合国也可遵循的一些倡议，例如编制一份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均可录用的后备女性调解人花名册。因此，我要提出三项具体倡议，以便改进我们在第1325(2000)号决议框架内进行的合作。

第一，我认为，我们可以探讨，当议程上有非洲国家时，非洲联盟如何能够参加安全理事会新设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非正式小组的会议。第

二，每个组织的秘书处都应当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和平行动在其实地活动中如何整体处理涉及性别的问题交流信息。第三，我们必须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列入两组织的会议议程。

最后，我要提及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之间有可能开展合作的两个方面，即气候变化和防扩散。

关于气候变化，我要强调，非洲联盟已经确认，气候变化是使非洲安全所面临威胁倍增的因素。在这方面，我要回顾西班牙和埃及联合提出的倡议。通过该倡议，安理会将分析新因素对萨赫勒区域的安全产生的影响。

关于防扩散问题，正如各位成员所了解的那样，西班牙现在担任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已经启动对该决议进行重要的审查。我要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同我们的非洲对应方建立了重要的伙伴关系，以便加倍努力，避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流向非国家行为体。

最后，我愿赞同稍后将以欧洲联盟名义作的发言。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埃及以安全理事会主席身份召开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讨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因为它在执行《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作出的关于区域安排的规定框架内提到非洲和平与安全框架的未来。

同样，我们赞赏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苏和先生、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海尔·门克里欧斯先生、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马查里亚·卡毛大使所作的通报。

鉴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通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等机构获得的成功经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高度珍视区域实体在和平解决和调解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我国还珍视



我们与非洲各国的密切关系，2009年在玛加丽塔岛举行的第二次南美洲和非洲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就证明了这一点。

联合国在非洲作出的努力应当在考虑到目前影响该区域许多冲突的根源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冲突可追溯到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影响该大陆的殖民主义，并导致帝国主义利益造成的领土、族裔和宗教分裂。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非洲人民和非洲各国经过多年血腥解放战争终于获得了独立，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艾哈迈德·本·贝拉、帕特里斯·卢蒙巴和纳尔逊·曼德拉等人堪称典范，他们在这些旨在实现独立、正义、民主和人权的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有殖民主义的创伤，非洲仍建成了自己的机构，在非洲联盟的框架内建立了非洲自己的结构，非洲联盟是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领域挑战的最佳背景。非洲联盟的合法性使之得以成为解决非洲自身问题和挑战的机构。

鉴于安全理事会议程仍主要集中于解决威胁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这两个多边论坛在行动、政治和战术层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方面，我国肯定非洲联盟在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的框架内一直发挥的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作用。同样，我们强调题为“平息枪炮声：到2020年实现非洲无冲突的先决条件”的倡议。

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允许非洲联盟在需要就与该地区有关的问题采取行动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幸的是，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安理会倾向于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而不是赋予和平解决争端和区域安排显著作用的第六和第八章采取行动，忽视非洲联盟参与这些进程的必要性。

不断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仍然是非洲大陆不稳定和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不幸的是，在非洲国家和冲突问题上，某些安理会成员的国家利益使

安理会成为干涉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安理会制裁约70%针对非洲国家即是证明。

这一局面的另一个事例是在2011年仓促地依照《宪章》第七章对利比亚实行强制措施。安理会不顾非洲联盟已经展开的调解努力。五年后，我们仍在经历这一不幸决定的严重后果，国际社会在利比亚的行动，即外国干涉，导致利比亚国家体制崩溃，造成北非不稳定和其他问题，是促成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现象在次区域扩散，助长今天的许多冲突，导致非洲人民流血的因素。

同样，矛盾的是，尽管在和平与安全事项上，非洲联盟是联合国的重要伙伴，但却不考虑非洲兄弟对某些问题，包括西撒哈拉问题和移民危机问题的评估和意见。值得回顾的是，委内瑞拉对安理会通过的关于移民危机的第2240（2015）号决议投了弃权票。我们认为，这项决议没有解决非洲国家关切的问题，而非洲国家受移民危机的影响最严重。甚至不允许非洲联盟观察员参加辩论，引用《宪章》第七章处理一个多层面、非洲人民继续承受的问题。

西撒哈拉是安全理事会缺乏包容性，对所有非洲问题采用双重标准的又一个事例。安理会一直未能对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行动趋弱以及一些成员拒绝负责西撒哈拉问题的非洲联盟代表在安理会上发言作出反应。在这方面，应当指出，第690（1991）号决议赋予非洲联盟协助联合国促进组织和监督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西撒哈拉人民自决全民投票的重要作用。

因此，必须改善和加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这是2015年维和行动问题全面审查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巩固和加强这些行动，制定共同和综合战略，在双方之间相互责任和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解决非洲出现的挑战方面继续取得进展，以期改善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协同效

应。因此，我们希望及时制定联合国 - 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框架，提供平台，指导两组织在冲突前后和期间的努力。

此外，我们谨强调，在2月我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我们召开了一次关于建设和平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621），确认应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形成合力，以促进摆脱冲突国家的和平与发展，防止它们重新陷入冲突。

就委内瑞拉而言，优先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和平和政治解决和预防冲突和制定协调的维护和巩固战略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可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单靠自己不足以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非洲联盟在该地区有其公认的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因此，这两个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性的。

因此，委内瑞拉认为，必须继续加强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与战略伙伴关系。如此行动最有利解决共同挑战，如威胁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冲突的结构性原因，包括贫困、外国干涉、人民受排斥等问题，解决非洲大陆面对的严重挑战，如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移民危机和跨国组织犯罪现象蔓延，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蔓延，解决各种潜在的冲突，如西撒哈拉冲突。

最后，本次公开辩论会提供了一次有利时机，以回顾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 - 加利的功绩，他在2004年指出，当时对非洲大陆问题的疲惫感大于5或10年前。前秘书长还断言，以前局势更加严重。12年后的今天，他的观点依然完全正确。因此，我们鼓励国际社会以果断和持续的方式支持促进非洲和平、稳定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赞赏埃及倡议召开此次公开辩论会。安理会在5月25日“非洲日”到来之际专门讨论联合国与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感谢苏和副秘书长、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卡马乌大使、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主任门格里奥斯大使和非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东尼奥大使的通报。

2006年联合国同非盟启动支持非盟十年能力建设规划，双方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不断推进并取得积极成果。联合国同非盟在苏丹达尔富尔部署混合特派团，向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提供后勤支助，加大推动南苏丹、马里等非洲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国开展战后重建。联合国与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为维护非洲大陆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方愿就联合国与非盟进一步加强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联合国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中方支持联合国与非盟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不断深化合作。《联合国宪章》倡导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理念，对联合国与非盟合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联合国应继续支持非盟通过对话、协商、斡旋、调解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第二，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解决非洲热点问题，应通盘考虑有关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综合施策，以合作谋安全、促安全。中方欢迎非盟制定2016至2020年和平与安全体系路线图，并将预防冲突、管理危机、冲突后重建等列为重点。希望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支持非盟落实和平与安全体系路线图，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安全。

第三，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权。非盟在解决非洲热点问题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及地域、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中方欢迎联合国和非盟近年通过和平与安全联合工作小组、安理会和非盟和

安会年度磋商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互促，形成合力。

中方欢迎非盟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联合国和非盟2017至2027年伙伴关系框架文件，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和非盟伙伴关系。希望双方继续充分利用相关机制，就政治解决非洲热点问题加强协调，支持非洲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同时不断总结提高，进一步探索灵活务实、积极有效合作方式。

第四，重点支持非盟加强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非盟和平与安全领域建设面临人员、资金、资源不足等困难，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和帮助。我们欢迎非盟任命卡贝鲁卡先生担任非盟和平基金特使，希望联合国向非盟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提供更多人员培训、机构设置、后勤支助、资金支持等方面帮助，支持非洲常备军、非洲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应对几内亚湾海盗等威胁，有效提升非洲集体安全能力。

中方高度重视加强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迄今已参与16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目前有2600余名维和人员在联合国驻马里、刚果（金）、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利比里亚等7个特派团执行任务。中方还向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帮助地区国家打击海盗。

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向非盟提供6000万美元无偿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支持非洲国家在国防、反恐、防暴、海关监管、移民管控等方面能力建设。中方愿同广大非洲国家共同努力，积极落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支持非盟落实“2063年议程”。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合作，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为构建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创建更加安全、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塞内加尔代表团感谢主席国埃及提议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讨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宪章》第七章的应用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未来”这一主题。主席先生，我们也赞扬你为指导我们的工作提供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我们还感谢通报人，他们富有见地的发言对我们的辩论有很大的启发。

本次辩论是及时的，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机会来深入思考联合国和平行动审查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其中最具共识的一项建议是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合作，因为非洲联盟具有作为联合国战略伙伴的特殊地位。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欢迎过去十年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框架中积极的事态发展，尤其是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联合工作队的投入运作。此外，从2010年起，联合国一直在非洲联盟设有联络处，并宣布将于今年年底最终确定“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

目前，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正在举行第十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通过在维和行动领域的合作，无论是在索马里、达尔富尔、几内亚比绍、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的合作，还是在布隆迪的早期阶段合作，用实践证明了一种务实的做法。这些只是证明这种伙伴关系活力的诸多例子中的一些。但是，我们也需要指出，这种合作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主要原因是仍需克服若干障碍，以便非洲联盟能够行使其对付我们大陆和平与安全所遇挑战的崇高职能。

随着新的跨领域和不对称威胁的出现，当前令人不安的冲突趋势令人质疑我们集体安全体系的根本基础。这些是促使我们开始战略性地思考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伙伴关系的客观原因。当然，首先而且也最重要的是，鉴于安全



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理会有义务应对危机，但是显然，安理会无法独自处理这项艰巨的任务。

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有必要加强与各种区域组织的合作，并且鼓励制订应对危机的区域对策。区域组织具有离实地更近、更了解当地现状与冲突动态的优势，可帮助找到最合适的干预政策。在这方面，作为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战略伙伴，非洲联盟具备最先对危机做出反应所需的技能与法律框架。它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开展行动以支持和平，特别是在马里和索马里，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

非洲联盟仍是集体安全领域的一个主要行为体，它正努力完善其架构，在其责任范围进行整合。为进一步推动该目标，非洲联盟已经建立一个和平与安全架构，为预防、遏制以及处理该大陆各地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无疑，该架构的建立与实施表明，非洲联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迎头处理与该大陆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各种问题。同样，非洲待命部队继2015年11月顺利举行“非洲和平二期演习”后，也展示出充分的行动能力。我们还必须指出，2016至2020年路线图获得通过，其目标除其它外包括，防止并且消除对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全面投入运作构成障碍的各种因素。

虽然有证据表明，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种机制在2004年以来的各种危机包括布隆迪、科特迪瓦、科摩罗、达尔富尔以及索马里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们的努力常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局限，其中包括令人困扰的资金问题。

值此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第十次年度协商会议之际和我们准备庆祝非洲统一组织即今天的非洲联盟成立之时，考虑到和平与安全构架的筹资构成重大挑战—除后勤与操作层面的限制之外，还有其对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两个机构必须找到一种可持续和可预测的新的筹资机

制，以应对非洲的各种和平与安全挑战，确保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塞内加尔大力支持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见S/2015/446）所载的关于建设非洲联盟预防与维和领域能力的建议。我们抱着浓厚兴趣，期待秘书长在其关于和平行动未来的报告（S/2015/682）中宣布的各项措施与举措。我们认为，我们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6/8）是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伙伴关系的一份非常出色的文件，但是，我们还必须拓宽我们看待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关系的视角，开发其它协同效应，尤其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之间的协同效应。塞内加尔认为，没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和平。

**主席（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埃及代表的身份发言。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当初展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纳入第八章，为建立联合国—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实体—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它们在预防、处理以及解决冲突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之间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非洲联盟证明了区域组织的比较优势，其中包括它们能够深入理解冲突的背景与根源。因此，它们能够在调解和发起政治行动以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区域组织始终做好准备，在早期阶段部署维和行动。非洲联盟和其它非洲次区域组织在索马里、马里、中非共和国以及其它国家发挥的作用最好地证明：该大陆准备担负起实现非洲各国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它们还坚持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

过去十年来，在与各种不同伙伴——联合国位居首位——的合作中，非洲联盟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朝着建设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各个组成部分方

向，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它还具备了将其付诸实践所需的能力。这是一个完整的架构，其中包括预防机制、调解、处理和解决危机、重建与发展以建设和平以及防止冲突后国家重陷暴力。它符合非洲联盟为确保建立一个没有冲突、人人享有和平与稳定的大陆所做的努力，而营建这样一个大陆也是雄心勃勃的《2063年非洲愿景》的主要目标之一。

非盟制定了2016-2020年路线图，以期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各组成部门及非洲区域和次区域机制之间的协调。该路线图旨在确保这些部门和机制在最早出现冲突迹象、管理和解决冲突直至建设和平和重建等各个阶段进行有效参与。

根据在非洲一级和更广泛联合国背景下的这些重要发展，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三项审查涵盖了在冲突和国际危机性质和范围方面发生的所有改变。这些审查开启了新的篇章，将有助于制订以保持和平理念为基础的全面构想，相应地，这一理念的基础是利用不同安全、政治及发展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束军事冲突、制定有效解决办法以及解决冲突根源产生影响。

埃及认为，三项审查及其提出的重要建议通过转变我们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的模式，为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值得欢迎的前景。目前，我们正从在冲突爆发之后管理冲突及其随后造成的高昂人道主义代价、受损国家基础设施以及遭破坏的社会架构这种趋势转向以更全面办法应对冲突的模式，包括通过预防性外交机制，把争取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作为优先重点，同时维护国家自主和主导原则，它们是建设持久和平努力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在这方面，埃及申明，在《联合国非联能力建设十年方案》于2016年结束之后，联合国必须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建立新的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推动2017-2027年非洲一体化和发展议

程框架”，继续支持非洲联盟及非洲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设能力。同样至关重要，考虑到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联合国应当为与非盟和平和安全相关所有活动提供必要的灵活、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

最后，埃及强调，我们必须在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更深入和更有包容性的伙伴关系。这是应对当今世界当代形式安全挑战的理想办法，这些挑战十分复杂、有多个层面，根源问题错综复杂。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还吁请各位发言者用合理的语速发言，以便能提供准确的口译。我谨通知所有有关人员，鉴于发言者人数众多，公开辩论会在午餐时间继续进行。

我现在请瑞典外交事务国务秘书安尼卡·瑟德尔女士阁下发言。

**瑟德尔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国瑞典——发言。

我还要感谢主席召开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也感谢各位通报人今天上午所作的发言。

我要指出，多年来，联合国已表明它在支持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努力方面的独特地位。但我们也认识到，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发挥这种作用，联合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如果没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因地制宜的知识、了解和能力，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挑战的努力将无法取得成功。我在这里指的当然是非洲联盟（非盟）以及非洲各个区域经济共同体。

我刚看过乌普萨拉大学出版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区域组织对联合国来说是挑战者还是伙伴？我的回答是：“二者皆是，而且都发

挥良好作用。”多年来在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现在至关重要，我们应推动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这一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并且取得切实成果。公开辩论会固然重要，但还必须确保安全理事会有系统地把我们积累的知识整合到其日常工作之中，并且主动征求相关区域的意见。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已故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以敬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记得，早在1992年，他题为“和平纲领”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就已指出，区域行动与安全理事会的努力相配合，可以帮助加深国际事务方面一种参与、共识和民主化意识。我们认为，这些表述在今天仍确实有效，我们北欧各国坚信，联合国对和平作出的新承诺也必须包括坚定承诺协助非洲各个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我将简要着重谈三个领域，我认为，它们是加强联合国与非盟之间伙伴关系的根本要素。

第一，这几乎不言而喻，那就是，这一伙伴关系应相辅相成。

第二，这一伙伴关系不应只侧重于狭隘的维和层面，还应把预防冲突和包容性建设和平包括进去，这符合最近有关联合国建设和平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指出，我们必须转变思维，建立保持和平的新理念。我们绝不应忘记这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第三，这一伙伴关系应满足为区域和平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安排这一需求。北欧各国坚定致力于确保这一点。特别是，我们赞扬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唐纳·卡贝鲁卡所作的努力。

几周前，瑞典与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及非盟委员会共同在纽约组织了一个高级别论坛，主题是“我们在2030年、2063年及其后希望看到的非洲”。论坛确认，继续和加紧促进和平与安全是为执行《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创造有利环境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们正在努力调整和重振联合国的结构，以便与今天的现实保持一致，至关重要，必须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与联合国所有相关部门，包括各个建设和平实体之间的联系，这是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基石。

我要提及北欧各国为非盟的和平努力提供的持续支助。作为该支助的一部分，我们北欧各国的防卫合作已经通过为部队派遣国在国家中心举办的培训活动和开展的方案向东非待命部队提供支助。

我要赞扬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努力。我要提到，在利比里亚，以及也许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最近在乌干达，妇女在和平中发挥的作用。我还要指出，早在2000年，纳米比亚在启动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赞扬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特别是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其议程上有许多议题——的持续努力。

建立更牢固的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将大大有助于减少脆弱性，并加强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不仅在非洲，而且在应对我们面临的诸如海盗行为、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都是如此。区域自主权是合法性、效力和成功所需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一信念，北欧各国将继续支持所有这些努力。现在是取得进展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时候。现在是共同推动建立和平的时候。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拉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主持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这种讨论一直有助益。为做到言简意赅，我将强调我们发言的某些部分。发言全文有待散发。

在世界各地维护和平与安全仍然是一项巨大挑战。冲突本身的性质在变化。联合国继续大量投资于和平与安全努力，但联合国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成功。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联合国一直参与在非洲维持和平的努力，而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非洲联盟（非盟）和一些区域组织，例如政府间发展管理局、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也在非洲境内若干冲突中作出了这种努力。同时，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已经变得体制化。在联合国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述的区域安排相互协作框架内，联合国-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协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

非盟的维和努力成为联合国若干维和努力，例如在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塞拉利昂、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作出的维和努力的前奏和基础。

区域组织在应付本区域内危机方面会有一些优势。如果有能力，它们可能成为快速反应者；它们对本区域的复杂情况可能有更好的了解；它们可能拥有语言和情报优势，等等。在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之前，它们还能起到缓冲作用。然而，许多区域组织还可能面临能力、资源以及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和区域组织的优先事项有时也可能大为不同。

联合国规模最大的维和部署一直在非洲，但这些部署的成功记录一直喜忧参半，这部分反映出地缘政治、政治意愿以及支持维和努力的能力和资源的复杂性。可以从对各特派团的分析中汲取重要的经验教训。

国际社会籍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以及《非盟2063年议程》确认，对和平来说不可或缺的各种因素贯穿各领域，而且相互联系。上个月通过的关于建设和平架构和可持续发展的孪生决议——大会第70/26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也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和更多资助的重要性。

印度一贯积极参与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印度自建设和平委员会于10年前成立以来一直是其成员。印度还为建设和平支助办公

室作出了大量财政贡献。印度政府向联合国驻非盟办事处调派了一名官员。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印度维和人员在22个驻非洲特派团中提供过服务。目前，印度维和人员在8个联合国驻非洲大陆维和特派团中履行职责。由印度提供、被部署在利比里亚的有史以来第一支女性建制警察部队取得了巨大成功。印度还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索马里开展的行动作出了财政贡献。印度海军为应对索马里沿海海盗威胁的国际努力作出了贡献。印度还为来自非洲的维和人员的训练和能力建设作出了贡献。

印度不仅通过其侨民以及贸易和投资关系，而且还通过与非洲首先在非殖民化和反种族隔离阶段、然后为发展合作结成伙伴，同非洲建立了长期密切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第三次印度-非洲论坛首脑会议强化了南南团结的传统。在该首脑会议上，莫迪总理宣布大幅提升我们发展伙伴关系的规模，此举有助于加强和平与繁荣国家所需的基础。莫迪总理还宣布支持非洲联盟的维和努力，包括通过在印度和非洲为训练员提供培训这样做。印度同美国一道，将于今年7月和8月为我们的非洲伙伴举办一期联合国维持和平课程。

除同我们在非洲的朋友建立颇具实质性的发展伙伴关系外，印度随时准备为维持和平与安全可能需要的任何未来维和行动作出贡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洛迪女士**（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还赞赏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颇有见地的通报。

区域组织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同其本区域有关的问题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毕竟，一个区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该区域人民最清楚。《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确认了这一事实。事实上，《宪章》第五十二条鼓励区域组织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作用。同时，根据第五十三条，区域组织依靠安全理事会授权采取行动，只有几种情况不在

此限。因此，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宪章》设想了区域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密切合作。

安全理事会上周对非洲进行的访问及其昨天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的非正式协商显示出其就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同区域行为体合作和协作的持续承诺。

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合作多年来一直在演变，而现在，面对非洲大陆不断上升的冲突，正在寻求对各种挑战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鉴于联合国逾80%的维和特派团部署在非洲，当务之急是，联合国和非盟保持密切合作，力求对冲突的性质有更深入的认识，而这反过来会促成作出有效的反应。我们认为，由于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层出不穷，错综复杂，我们更有必要对威胁的性质有更好的了解，并拥有更大程度的反应能力。

非盟是其各次区域与联合国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可通过两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利用和强化这一环节。

我们知道，要想有效地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就必须有快速和适当的对策以及有效的战略，并且要有相应的财政、人力和后勤支助。这就使我们对非洲维和特派团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必须协助新的非洲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加强它们的能力和资源。在制定任务授权时，还必须考虑到它们以及其他部队派遣国的意见。

巴基斯坦作为最大部队派遣国之一，随时准备探讨同非盟合作的途径，协助能力建设，帮助非洲各国。巴基斯坦对联合国维持和平有长期承诺。目前，我们派遣7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被部署在非洲。

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维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些有我们的作用，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看到，安理会来自非洲的非常任理事国用它们的主席身份在安理会突出区域优先事项。去年，尼日利亚组织了一次关于区域组织作用的辩论会（见S/PV.7505），而埃及则进一步将辩论会聚焦于非洲联盟本身。这就是对于所属区域和通过选举过程支持一国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国家的所谓回应和责任。我们认为这正是在安理会必须加强的——民主、代表性和问责。因此，巴基斯坦支持在定期选举和固定轮换基础上增加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席位数目。我们相信，这将增进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合作，尤其是在涉及非洲区域本身的事项上。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赞扬安理会主席国埃及倡议并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作为非洲联盟（非盟）的会员观察员国，哈萨克斯坦深深致力于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并欢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内的合作。我国代表团将尽其所能，支持执行非洲执行2015年联合国三次相关审查的各项建议——维和行动，建设和平架构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

哈萨克斯坦认为，在非洲，我们必须把和平与稳定的概念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扩大到以人为本的安全，从军事安全扩大到非军事安全，以容纳人的安全的广阔概念，包括人人享有粮食、水和能源。这样一个概念要求同诸多的组织和区域集团更广泛的合作，以便实现建设国家、建立法制和善政、保护平民、解除战斗人员武装以及改革安保和司法部门等目标。这些应以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为基础，所有这一切造就我们的任务授权并决定我们如何予以落实。

要落实关于审查非洲建设和平架构的第2282（2016）号决议就要求联合国与其各机构和实地的国家团队，以及同个区域和次区域结构，还有同国际

金融机构和区域银行之间更高层次的内部连贯性。它意味着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它们的特别代表和联合国政治特派团及维和行动之间更紧密的协作。我们必须考虑到向非盟特派团有规律供资的必要性。建设和平必须包含从一开始就预防和解决冲突，而不是在冲突后的阶段才开始。重点要放在建设和平上，而不是强制安全。

为了支持非洲，哈萨克斯坦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了一项第三方分担费用的协定，以便执行非洲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其目的是使该地区45个国家通过分享体制经验和最佳做法而受益。我们认为，要解决安全问题和维护持久和平，就必须制定由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编制的，更全面的非洲大陆战略。要实现2063年非洲议程的抱负，我们就要考虑加强军事、外交和发展的伙伴关系，利用各种合作 - 北南、南南和三角，以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和非盟通过它们关于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议所作的努力。

缺少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层面，任何和平都不会完整；哈萨克斯坦将不遗余力地在这一区域全面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最重要的是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在这方面，粮食、水和能源安全对于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它们同核安全一起，构成哈萨克斯坦争取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四大支柱。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次核安全首脑会议上，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请世界各国领导人注意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宣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他提议制定一项2045年全球战略举措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到2045年联合国成立百周年之际消除战争和冲突的根源。他九月份在联大的演讲中（见A/70/PV.13），还呼吁将成员国国防预算的百分之一投资于一个专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基金。

解决非洲的问题需要在联合国和非盟主持下，同欧洲联盟一起，采取大胆而果断的措施。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各国代表团支持这些前瞻的方针，以及其他现有进程——《仙台框架》、《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2030年议程》以及《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我们必须更多地投资于可持续发展，而且我们将和非洲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一起，让非洲无冲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德赫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不结盟运动名义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就埃及担任安理会本月主席国向你表示祝贺。我还向你表示，我们感谢你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和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情况通报。

不结盟运动欢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增进联合国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非盟）的关系与合作。不结盟运动一贯赞扬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东非共同体以及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非洲各地不可或缺的作用和贡献。我们鼓励政治进程优先，同时强调需要侧重于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发展援助，因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不结盟运动支持继续努力加强非洲维和能力，并且强调必须执行《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和联合国支持非洲联盟维和短、中、长期联合行动计划，以及所有相关领域的行动。不结盟运动还建议增进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以改善非洲维和行动的规划、部署和管理。

此时此刻，我谨重申不结盟运动对于维和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指出，任何维和行动的设立，或者现有行动任务授权的展期，都应严格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为规范此类行动而演进并已成为其基础的各项原则，即，各方的认可，非自卫不使用武力，以及公允。不结盟运动强调，在这方面还需要捍卫每一个国家主权平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根本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范围的事务的原则。



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他们决心通过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框架实现无冲突非洲的目标，这已经成为非盟有远见的2063见议程的主要支柱。非洲联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主题重点，并制定了两份路线图，以帮助“和平与安全架构”实现其既定目标。最后，不结盟运动希望，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有助于阐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各个支柱之间的伙伴关系机会，并且为根据《宪章》第八章，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合作带来新的势头。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普拉赛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国埃及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感谢所有通报者分别所作的发言。

我谨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刚才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世界现在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错综复杂。非洲的情况尤其如此。2015年的三次主要和平与安全审查呼吁深化和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以及非洲区域经济体和区域机制间的伙伴关系，以期更好地发挥区域行为体应对此类挑战的相对优势。《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确认，一些情势可通过区域行动得到更妥当的处理。与此同时，它还作为运作联合国和区域安排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今天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16/8。

我们确认非洲联盟为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宝贵贡献，特别是通过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做出贡献。新的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是一份立意高远的文件，力求采取一种更全面的办法，将预防冲突、政治解决和维持和平摆在首要位置。我们认为，在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下述方面所获的经验，应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未来方针突出的重要内容。首先是和平行动。从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到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

混合行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行动中的合作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可以汲取。

二是建设和平。非洲处于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的核心。上个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审查建设和平工作的并行决议（分别为第70/262号和第2282(2016)号决议），并强调非盟的作用。

三是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在落实第1325（2000）号决议的宏愿时，非洲联盟性别平等、和平与安全方案（2015-2020）旨在增加非洲妇女更深入参与和平进程，并加强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对妇女的保护。

四是反恐。“博科圣地”组织犯下的暴行严酷地提醒我们，非洲也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应对这种威胁要求该地区各国做出一致努力。本月早些时候，安理会在其主席声明S/PRST/2016/7中赞扬为打击“博科圣地”组织所作的努力。

作为我们在辩论会上所作发言的一部分，我们谨提出下述建议，以此作为今后推动联合国-非盟和平与安全合作的可行之道。

首先，联合国于2015年对和平与安全架构进行了三次主要审查。随着即将审查《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今年继续开展这一进程。非盟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是否应审查或调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项机制，使其与上述联合国审查进程的结果保持一致。

其次，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应着眼于预防冲突，并为可持续和平奠定坚实基础。这意味着消除冲突的根源，包括社会经济差距、社会不公和边缘化，并确保进行能力建设和加强国家体制。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资源。非盟应获得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支持，在依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行事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内的资源有限，因而应探索建立供资伙伴关系的其他途径——包括政府间援助、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以及调集国内资源。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一些国家慷慨捐助，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提供支助。

第三，为了确保各联合国机构和非洲伙伴机制之间的连贯性和互补性，我们认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和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负有重要的战略和协调作用。这两个机构应与非盟委员会密切合作，为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形成新的势头，特别是在制定联合国-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方面。我们赞同摆在我们面前的概念说明(S/2016/428, 附件)所载的评估结果：联合国-非盟联合框架将使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转化成一种更加全面的伙伴关系，能够全面应对非洲当前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最后，我谨重申，非洲问题需要非洲的解决方案，而且，联合国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本组织与区域安排开展合作的框架。我们应推动这种合作，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非洲的大背景中。我们只有汇集我们的决心和资源，才能发挥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全部潜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组织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本次辩论会十分及时，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作的发言，并且谨以本国身份补充以下几点。

上周，我们在罗马主办了意大利与非洲之间的首次部长级会议。本次会议旨在恢复意大利与非洲的天然伙伴关系。来自非洲国家的36位部长和54个代表团出席了会议。我国是通往非洲的天然桥梁，因此，我们在罗马提议意大利与非洲以及欧洲与非洲都订立一项可持续性契约。这项契约将涉及以下问题。

和平与安全的可持续性，首先要避免冲突和重陷冲突，并实现非洲无冲突的目标；社会经济可持续性，以把握该大陆提供的巨大机遇；在管理移徙方面的可持续性，以意大利向欧洲联盟提议的移民

契约为契机，推动一个战略方针。促使意大利这样做的理念是，当今的诸多挑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移徙等，可以在非洲，通过我们非洲伙伴的贡献找到解决之道。意大利致力于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与非洲伙伴有着相同的关切和命运。

面对此类挑战，联合国应充当和平的推动者，致力于奉行卓有成效的多边主义，这是解决当今不分疆界挑战的唯一可行办法。有鉴于此，正如去年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进行的三个审查进程所倡导的那样，非洲联盟发挥作用，以及依照《宪章》第八章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审查的共同主题是联合国必须与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这种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为执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平台。首先，它借助辅助原则提高自主程度，积极联手那些对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更深刻理解的组织和国家一起寻找解决办法。其次，它强调预防冲突、早期预警和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促进从目前侧重冲突管理的模式，转向优先考虑政治解决的更全面办法。第三，它支持包括所有冲突周期的维持和平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非洲的长期、稳定和持久和平至关重要。非洲大陆仍然驻扎着联合国绝大多数维和人员，也是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的中心。此外，它倡导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和《2063年非洲议程》之间做出微调。要消除冲突的根源，促进通盘处理和和平与安全，就必须执行这些议程。

当然，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的伙伴关系需要有效和平顺，以务实和合作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事务。联合国-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合框架能作为这两个组织在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及早进行持续接触的蓝图，以期找到政治解决危机的办法。在确保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各种途径中，我希望强调应为各种行动提供可预测的、持续的 and 灵活的资源；促进联合国和非盟特使之间更好的协调和

互动；使更多妇女和青年参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举措；合作提供选举援助，尤其在今年，非洲将举办20多场选举；解决造成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和社会经济原因；和侧重能力建设和体制建设以便维持和平。

关于对非洲联盟的行动提供可持续的资金问题，我要回顾2008年发布的普罗迪报告（见S/2008/813）的各项结论，其中为解决这项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方面，我欢迎最近任命非洲开发银行前总裁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为非洲联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这是非盟致力于解决资金挑战问题的重要迹象。

我们相信强而有力的联合国-非盟关系，因为意大利与非盟进行合作，了解它能添加的价值。我们的办法是在非洲合作伙伴的参与下，找到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进行军事干预。上星期在维也纳，我们设法对利比亚的情况采取相同做法，当时也邀请了在该国国界之南的非洲国家参加了会议。

意大利全力支持非洲联盟委员会的结构和举措，特别是它的和平与安全部。我们将继续在非洲联盟与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建立的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并通过自2007年以来开始运作的意大利-非洲和平融资机制等各种双边机制提供这种支持。这个和平机制代表了提供可持续的和可预测的资金的实例。通过这个机制，意大利支持了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洲联盟苏丹和南苏丹问题高级别执行小组、非洲联盟智者小组和非洲安全问题塔纳高级别论坛。我们将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进一步运作并通过新的联合举措特别侧重非洲之角问题。我们重申，我们愿意继续为解决非洲各种危机进行合作和推动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和其他国际伙伴之间的有效合作。

如果获得选任，这将是意大利会在明年带给安全理事会的办法。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门克维尔德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今天晚些时候将作的发言。

我感谢埃及代表团就这项重大问题所提供的精湛和详细的概念文件（S/2016/428，附件）。

在这项简短发言中，我要谈一谈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保持和平这一连续进程的三个主要阶段。

关于预防冲突，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我要特别提到调解。我们必须学习成功的经验，但由于责任和战略没有得到足够协调以及调解努力遭到破坏，也必须从没有达到预期成果的情况中学习教训。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已经加强了它们的调解机制。非盟定期部署特使和谈判人员。政治事务部（政治部）也已变得更加有效，它的工作得到各方高度需要。荷兰王国已经增加了25%对政治部的捐助，每年将达到125万美元。

我们为Clingendael调解机制提供了资金，这个机构还与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妇女署和非盟一起培训了各批非盟高级非洲女性调解员。此外，还对妇女开展可持续的网络、获得资源和提高她们自己的专才和技能提供了支持，从而加强了妇女在和平进程中的地位。

关于维持和平，借助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盟在非洲大陆危机局势中的作用日趋重要，这种状况令人欣喜和鼓舞。当特派团换班时，过程非常繁琐。非盟和联合国采取更加体制化的务实合作能改善这种进程。秘书长曾经指出：

“在如何相互协作方面，我们还必须摒弃临时做法”（S/2015/582，第30段）

关于保持和平，对冲突后的阶段需要采取整体做法，联合国和非盟都需对非洲举措采取协调一致的合作态度。加强欧盟-联合国-非盟安全部门改革的合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三个组织共同致力于联合加强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和马达加斯加安全部门改革的战略和经验与计划。我们对于能



够做出贡献感到自豪，并随时预备在马里和索马里支持类似的联合安全部门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应记取依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和非盟推动非洲发展的《2063年议程》的长期重建和发展需要。

最后，非盟和联合国必须为这个连续进程的每一阶段拟定新的合作形式。在这方面，非洲在安全理事会享有常任席位也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希望，非盟-联合国加强伙伴关系的联合框架将能使这两个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体制化，从而创造一个非盟与联合国平等的伙伴关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达成共同认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各位大使今天列席会议就是在这个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荷兰王国作为安理会推动和平、正义和发展的伙伴，致力于支持这种合作。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索布拉尔·杜阿尔特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越来越有助于补充联合国在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工作。在非洲大陆的各个组织中，非洲联盟（非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共有54个成员国，也是建立最久的组织之一。非盟还是联合国与之维持最多元化和最常接触与合作的区域组织之一。

2002年以来，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一直得到发展，成为预防、管理和解决危机和冲突以及进行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的平台。今年4月发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2016-2020年路线图为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提供了新的战略方向。过去10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重要的体制进展，设定了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加强合作的基础。

最近对维持和平行动、对建立和平架构和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三个审查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非洲和平与安全的独特机会。在这方面，我要强调4月27日通过关于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大会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第70/262号决议和安理会第2282（2016）号决议。关于和平与安全的这三个审查强调通过对话和外交的办法来预防和政治解决冲突。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推动预防不仅必须充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也必须对特定区域的领导能力和各种组织的观点给予应有考虑。

让我谈谈非洲过去发生的两个事例，当时如果采用重在预防的做法，结果可能会不同：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和2011年军事干涉利比亚。在卢旺达一事上，曾有多次预警，时任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也提出过，但均被置若罔闻。因此，错在不作为。在利比亚问题上，若能提供政治空间，让非洲联盟设立的由五个国家元首组成的特设工作组致力于寻找化解之策，或许可能避免一场失败的干涉，萨赫勒地区今天会比较稳定。

在讨论联合国与非盟伙伴关系时，不应该回避为执行日益复杂的任务提供适当手段的问题。必须为维持和平任务提供必要的资源。同样，区域行为体应不遗余力地使其部队逐步达到联合国的成绩标准。根据由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主持的非洲非法资金外流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估计过去五十年非洲因非法资金流动，包括犯罪活动，如漏税、走私、贿赂和腐败，损失了1万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同期获得的几乎所有官方发展援助。根据同一份报告，非洲的非法资金流动在增加，现在已经达到每年500亿美元。

作为其主要建议之一，该小组敦促非洲联盟制定一个全球治理框架，用以确定冻结、管理和遣返资产的条件。这可提供机会，讨论一个设想，即利用其中部分资源为和平与安全努力，包括在非洲大陆建设和平，提供可预测资金。安理会不应忘记，上一次核准的联合国所有维和行动的年度预算为82.7亿美元，仅为非洲每年因非法资金外流损失的16.5%。我们还应该考虑非法开采自然资源造成的问题，它不仅助长冲突，包括为武装团体提供资金，也严重破坏可持续发展。

从强化预防的角度出发，也应当让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及建和委与安全理事会合作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现在，建和委议程上所有六个国家都在非洲。建和委的成员多元化 - 现由肯尼亚任主席 - 可开展广开言路的讨论。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个持续二十年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的危机；如采用以预防为中心、整体应对冲突的做法，和加强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将大有好处。2007年，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冲突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夺走了540万人的生命。准确人数虽有争议，但这场冲突无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人类灾难之一。正如一位研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学者写道：“死亡人数如此巨大，已然变得荒唐，几乎不再有意义。”今天，在这项研究过后近十年，该国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有7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救助和保护，占该国人口9%。

如果我们更加注重预防，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加强联合国和非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充分利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更好地了解非法资金流动对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非洲大陆拥有巨大的人和自然财富。非洲大陆各地的非洲人，从纳尔逊·曼德拉到科菲·安南，已经展示了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务实精神，以及激励和创新的能力。

巴西将继续在我们可利用的多边和区域架构中与非洲国家密切合作，依托我们之间的兄弟纽带，促进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威尔逊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今天这次重要会议。

当今的全球和平与安全挑战，其规模、性质和复杂影响极大，使联合国应对的资源和能力捉襟

见肘。若干非洲国家身陷暴力循环、危机和危机复发，受这些问题的影响最为深刻。世界上武装冲突的一半以上发生在非洲，造成大规模的苦难和流离失所。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大多数部署在非洲，非洲冲突主导安理会议程。联合国虽然确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努力的中心，但不能也不应该独力为之。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建立战略和行动中的伙伴关系必不可少，以防止危机，强化国际对策，提高行动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以及实现可持续和平。事实上，必须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的战略合作与伙伴关系，特别强调非洲联盟（非盟）的作用，是近来所有有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建设和平架构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的审查活动的一致结论。建设和平审查成果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鼓励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进行定期交流，采取联合行动和信息共享。澳大利亚坚决支持这些努力。

联合国早就认识到，解决冲突根源对持久解决有根本意义。地方和区域行为体，包括非洲联盟及其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等组织，往往能够就新出现的对和平的威胁，为国际社会发出早期预警。充分利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比较优势至关重要。进一步加强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这样做的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近年来，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合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澳大利亚欢迎非洲在维护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不断增强。但还需进一步努力。澳大利亚呼吁各方继续共同努力，特别是正式确定早期介入以加强沟通和分享信息；执行联合分析、协调威胁评估和联合预警评估团以确保认识一致；加强各组织之间的业务和政策连贯性；改进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联系；并在必要时更好地促进区域与联合国和平支助行动间的过渡。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弥内尔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与埃及代表团召开本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讨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

南非赞同非洲联盟（非盟）代表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和平与安全取决于确保广大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在这方面，我们谨重申，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首要作用。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认识到非洲大陆的安全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占据最大部分。因此，我们应当力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深化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关系对于发挥和更全面地理解第八章的潜力至关重要。我们应当承认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自成立起一直在解决非洲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它也是根据第八章与非盟就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接触所应遵循的核心框架。要想使《宪章》第八章发挥作用，就必须增强两组织在解决、预防和管理冲突方面的战略政治一致性。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特别重要。

在南非于2012年1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通过的第2033（2012）号决议确认，区域组织能够较好地了解冲突的细微处和复杂性。此外，它们距离冲突较近是一种优势，令其得以直接对预防和解决这些冲突施加影响。因此，安理会已肯定了联合国和非盟在解决冲突以及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互补作用。

尽管通过了第2033（2012）号决议而且存在着实际合作，但我们认为仍需做很多工作，才能进一步增强这一关系。这是持久解决非洲冲突最急需的事情。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安理会未能利用现有的各种战略，通过定期、及时和有效的协商确保加强战略一致性。

为此，我们必须在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应局限于举行年度联席磋商会议。这也要求两个理事会更定期地开展磋商和协调。要想加强和保持两组织在处理非洲冲突方面的重要关系，双方的互动就必须要有连贯性，我们就应当避免以下做法，即联合国采取选择性做法，只是为了政治权宜才利用这种关系。我们看到了在利比亚和西撒哈拉等非洲冲突局势中非盟的重要作用被忽视的情况，这些情况无视相对优势的理念，导致非洲大陆上这些冲突及其对全球安全的负面影响延长。

比如说，在利比亚，安全理事会未能支持非洲联盟实施其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案，致使该国出现权力真空。有人所选择的军事解决办法导致了不稳定、恐怖主义团体的崛起以及大量移民逃离冲突，给地区内外带来严峻的人道主义挑战。我们应当从利比亚经历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是，加强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和共同愿景，对于解决非洲冲突至关重要。

能力建设以及可持续地分配资源的问题仍是一项重大挑战。在过去十年中，非洲大陆表明了使非洲摆脱一切冲突和战争的足够政治意愿和承诺。在使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全面投入运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体现为在建设非洲待命部队及其快速部署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我们认为联合国有责任为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特别是为具有联合国授权的、以安全理事会名义所开展的这些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

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负有责任，但非盟成员国仍正在作出更大努力，以便在这些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非洲部队派遣国在需要作出第一反应的致命局势中派遣了部队并作出了牺牲。

联合国与非盟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当不限于冲突时期，而应扩大至建设和平、冲突后重建和发展等



关键领域。和平、安全与发展的联系凸显出，在冲突后环境中必须开展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工作。

最后，联合国和非盟等区域组织有其各自相对优势。正如秘书长强调的那样，需要通过加强协作与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处理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来增强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发言。

**金加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埃及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我也欢迎今天上午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16/8。

罗马尼亚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作的发言。我要以本国代表身份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对在我们于联合国总部悼念2015年遇难的129名维和官兵的当天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中牺牲的五名乍得蓝盔人员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慰问。这一颇高的数字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有责任采取行动，实现全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样他们才不会白白付出牺牲。

几个月前，我们纪念了第1631（2005）号决议通过十周年。该决议是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问题的首项决议。罗马尼亚作为该文件共同提案国高兴地看到，事实证明该举措富有远见，因为联合国所开展的所有评估进程都表明，与区域组织开展伙伴合作非常有助于促进和平与安全。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地区像非洲这样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占有如此之大的比重。安理会60%以上的活动都涉及非洲问题。在非洲开展的维持和平或和平支助行动比其它任何大洲都要多。因此，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以及发展两组织在很多领域的伙伴关系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非洲联盟（非盟）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在非洲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承担了领导作用。这要求我们继续作出努力，使联合国与非盟在涉及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各个领域的合作机制制度化。在这方面，需要深化政治、行动和资金合作，包括通过定期交流信息和经验深化上述合作。

罗马尼亚积极参加了实现受冲突影响的非洲国家稳定的努力。25年来，罗马尼亚持续参加维和行动，在联合国的旗帜下部署了10,000多名军人。当前，罗马尼亚参加了10项维和行动，90%以上的部队部署在非洲国家。此外，罗马尼亚还是向联合国特派团派遣部队与警务人员的欧洲国家中的第一个。2016年，我们派遣的军事和警务人员的兵力将有所增加。

继维持和平行动部提出请求之后，罗马尼亚已确认愿意增加其提供的军事观察员和警官人数，并且增加了向联合国驻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特派团提供的兵力。在去年9月召开的维和行动首脑会议上做出了这一宣布。

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罗马尼亚当局准备向在非洲的三个维和特派团即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以及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再部署17名警官，一支由140名宪兵组成的建制警察部队已开始运作，并被编入联合国部队。此外，罗马尼亚还着力加强联合国特派团的部署前培训。就罗马尼亚宪兵培训学校而言，10多年来，我们用法语编写了培训警察和宪兵的国际高级课程。该课程还为来自非洲大陆的说法语的人提供培训。

罗马尼亚肯定人道主义层面在联合国工作中举足轻重，因而赞同在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基加利原则”。在这种联合努力中，预防冲突必须在我们应对危机的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上月在大会通过的第70/26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286（2016）号决议中界定的维持和平概念把预防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因此，我们欣见，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2016-2020年路线图确定预防冲突为核心优先事项。

最后，罗马尼亚认为，必须找到非洲办法来解决非洲危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鼓励更加紧密地合作，以确保和谐地执行非洲联盟大会通过的《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邦瑟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埃及给我们机会就有关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合作的重要问题发言。

（以英语发言）

自签署2006年《加强联合国-非盟合作宣言》以来的十年中，两组织在一系列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从和平行动中密切合作到设立联合国驻非洲联盟联络处，再到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举行年度协商会议，联合国与非盟日益采取步骤以更加密切地一道努力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加拿大对这一进展感到鼓舞。

（以法语发言）

但是，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以及武装冲突给全球、区域以及各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由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不断演变，非洲联盟和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承担的责任激增。作为伙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对这些非洲人主导的努力的支持也发展演变，并起而应付挑战。

（以英语发言）

正如2015年联合国对和平行动、建设和平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的高级别审查所建议的那样，现在联合国和非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亟需继续推动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伙伴关系。加拿大赞扬联合国驻非洲联盟联络处和非盟和平与安全部搭建一个联合国-非盟联合框架，以加强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我们大力支持该目标，以深化联

合与非盟在冲突周期各阶段，包括从预防冲突到处理和解决冲突并最终到冲突后重建的协作。

在这方面，加拿大欢迎制订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新路线图，并鼓励联合国和非盟继续合作以实现该愿景。我们认识到和平与安全善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还鼓励非盟和联合国进一步加强在落实非洲治理架构方面的合作，辅助架构路线图努力推进采取更加全面的方法处理冲突。

加拿大继续致力于与联合国非洲会员国一道密切合作，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这是实现我们对非洲可持续和平所抱共同愿景的一个重要步骤。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海卢女士**（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和其他人一道感谢你举行本次关于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今天上午各位通报人的通报。

埃塞俄比亚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多年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的合作显然有所发展和扩大，已成为和平与安全领域最重要和最具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之一。我认为，出现这一重要动态有两个原因。

第一，联合国逐步认识到，它需要与其它组织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以处理二十一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种巨大和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第二，联合国对伙伴关系的这种需求与非洲掌控本大陆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决心形成互补，这种决心导致建立非洲联盟及其和平与安全架构。这些事态发展实际上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痛苦经历和国际社会完全不对非洲施救、尤其在卢旺达可怕的灭绝种族行为期间。

过去十几年来，非洲联盟及其各种区域机制在应对该大陆各种危机局势方面更加积极主动。这包括通过任命特使发挥斡旋作用以防止冲突升级，派

出调解小组以达成政治解决，以及部署和平支助行动以稳定冲突局势。另一方面，联合国也一直向非洲联盟提供政治支持、财政和后勤支助以及能力建设援助，以促进和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

据此，两组织之间出现了基于各自相对优势的分工：非洲联盟及其区域机制作为“第一应急者”对非洲危机局势做出反应，而联合国则提供多层次支助并随后在巩固和平阶段接手。这种有活力的伙伴关系确实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多次看到，当联合国和非盟在一系列和平行动上实现协同增效与协调一致时，就会在实地产生切实影响。

尽管如此，这种伙伴关系并非没有挑战，实际上，存在若干需要加以认真处理的战略和业务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这种伙伴关系制度化，遵照分担责任原则，以确保在有效应对非洲各种危机局势时有必要的可预测性和灵活性。这样做确实是恰当的、符合逻辑的，因为非洲联盟及其各种区域机制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运作的。

这也是和平行动审查正确地建议要做的事。联合国应抓住这个机会，朝着这一方向采取重要措施。我们当然知道当前正在开展的为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促进和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合作与伙伴关系搭建联合框架的进程。我们期待及时完成这些重要讨论。

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两组织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心。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是这方面的关键所在。我们一次次看到三个非洲成员之间至关重要的协调工作，不仅仅就主张非洲看法而言——这需要传递清楚的信息——在促进两理事会改善协调和加强关系方面也是如此。

看到两理事会之间定期互动交流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互动交流的方式有改善的余地，使之更有效地取得理想结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需要两理事会做的是不拘泥于形式，继续

开展坦诚和更有实质性的对话，从而确保在战略层面上趋于一致，应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事务。

在这种背景下，考虑非洲联盟的意见和关切将大大提高合作效力，同时确保非洲在影响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当家作主，并确定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将据此发展演变，安全理事会也将在这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米特拉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埃及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组织了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各位尊敬的通报人介绍他们的深刻见解并提出建议。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构想与区域安排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之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要素，此类安排当时大多不存在，或者刚具雏形。出于许多因素，区域合作动态在过去70年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演变发展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另一些情况下更为成熟和务实。要归功于非洲联盟（非盟）成员国的是，它们得以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合作机制，目标是管理它们面临的挑战，迎接它们面前的充分机会。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确实是这方面的一个标杆。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建立了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进行参与和合作的完善平台。过去10年中获得的经验产生了多项安排，它们在加强两组织和平与安全努力形成合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对联合国和平行动、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以及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在实证和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战略方向。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现有合作安排确实存在一些内在挑战。在分担财政负担方面，其中一个根本关切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对话。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灵活但可预测的办法在应对某些局势方面将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需要我们选择僵化的安排，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安排有可能弄巧成拙。

孟加拉国历来坚定主张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对我们区域和其他区域来说都是如此。我们愿意竭尽所能，为联合国-非洲联盟的和平与安全与发展合作作出更多贡献。在这方面，我现在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我们可以作出更多贡献的五个可能领域。

首先，作为一个坚定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我们将继续保持我们的部队和待命能力，以便能够迅速响应联合国在非洲和其它地方的维和部署需求。我们愿意为非洲待命部队和过渡维和特派团酌情提供任何可能的技术援助。基于多年来我们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反应，我们将继续为非洲维和人员提供培训。

第二，我们已作好准备抓住机会，让我们的部队和警察在他们驻扎过的地方发挥早期建设和平者的作用。为借鉴和分享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危机管理以及机构建设领域获得的经验教训，我国政府已决定设立一个建设和平中心，以便在维护持久和平方面开展专门培训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期待与非盟冲突后重建与发展中心等有关非盟举措进行有效互动交流。

第三，作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传统代言人，孟加拉国仍走在促进大多数非洲国家——包括陷入冲突或刚刚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利益的前列。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基础上，深化我们与非洲各国的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

第四，我们认为，与非洲加强接触交流，以便在促进妇女在和平、安全与发展领域发挥作用方面互相借鉴经验大有裨益。我们看到，我国社会对妇女在公共领域，包括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所起作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作出很大贡献，推动当前有关妇女和女童作为其社区中的积极变革力量所作贡献的讨论。

第五和最后一点是，我们认为，刑事司法和问责制是促进冲突后社会民族和解的关键要素。在孟

加拉国，历经许多考验和苦难，我们始终努力建立国家刑事司法制度。我们欢迎有机会与非洲内外感兴趣的國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以便帮助它们加强本国的司法系统，特别是追究在战争和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的大规模暴行的责任。

最后，我国代表团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迪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真诚感谢埃及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

我也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非洲联盟（非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秘书长驻非洲联盟特别代表以及肯尼亚常驻代表分别作的通报。

印度尼西亚也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非洲各国与殖民主义和其它发展障碍相抗争，走过了艰难的道路。推翻种族隔离、逐步建设机构以及启动和平与进步政策，这些都是不小的成就。它们齐心协力，在过去15年实现了每年5%以上的经济增长，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与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洲仍然面临许多挑战，从贫困到自然灾害，从大流行病到恐怖主义，以及与难民和跨国犯罪有关的问题，不一而足。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挑战并不专属于非洲。实际上，其它大陆的许多其它地区也面临这些挑战，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作出同样认真、一致的努力。

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的各种讨论，包括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和平与安全高级别专题辩论，表明各国普遍赞同并热情支持最近三项审查——联合国和平行动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和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审查——传递的主要信息。本着这种精神，印度尼西亚促请所有有关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进一步把重点放在预防冲突、一

体化以及伙伴关系上，以便和平解决冲突。在此过程中，必须确保通过可信的政治解决方案推动制订创建和平和维持和平的举措，并确保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领域全面的国家自主努力得到充分的政治支持和持续的资金支助。

强有力的区域伙伴关系是非洲国家自己的愿景。非洲联盟及其各机制在仅仅14年中，展现了出色的深度和团结精神。

我们赞扬非盟所有成员使非盟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非洲领导人关于实现一个无冲突非洲的宣言既值得称赞，也是非盟高瞻远瞩的《2063年议程》的主要支柱。许多非洲调解人和维和人员在充满挑战的局势中已经表现得令人钦佩。我们认为，区域组织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它们充分了解各自区域及其文化。

印度尼西亚作为非洲的长期朋友和非洲联盟的观察员，支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框架内制定的非盟新的2016-2020路线图的五个优先专题。这些努力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给予全力支持。

同样，在我们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2020年愿景》描述了一个外向并在蓬勃发展的伙伴关系中和关爱他人的社会共同体中和平、稳定和富足地生活的国家集团。该愿景大大推动和平管理争端，从而确保我们区域的集体福祉。

六十多年前在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亚洲和非洲第一代领导人决心在新的团结和活力基础上规划他们各国的命运。自那时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高度重视其与非洲的关系。去年的亚非首脑会议在一项关于重振新的亚洲-非洲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中阐述的全面前进道路概述了旨在协助非盟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步骤。除其他事项外，2015年万隆宣言呼吁根据不偏不倚、当事方同意以及国家主权和领导权等原则，通过增强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加强两大片的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在维持和平、冲突后重建以及建设和平等领域的作用和能力。

印度尼西亚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各国。我们在民事能力建设和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和培训方面将进一步扩大。目前，印度尼西亚有1537名军人和警察参加8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印度尼西亚国防部维持和平中心已经向来自若干非洲国家的人员提供多层面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培训，并将继续这样做。

最后，非洲在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过程中正面临相互联系挑战，因而要求非洲、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作出相互联系的努力。印度尼西亚作为自1955年亚非会议以来一直支持非洲各国自由的非洲长期朋友，仍然致力于支持非洲实现其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愿景。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萨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召开本次重要会议。

这种性质的讨论为反思采取何种办法来强化在共同关心领域开展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提供了机会。在非洲联盟（非盟）和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框架内，这种伙伴关系一直带来积极成果，这主要归因于地方知识、就近以及迅速动员和反应的能力等优势。非洲问题占安全理事会议程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这一比例清楚显示，非洲联盟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非洲联盟。我们表示赞扬的是，在许多事例中，两组织合作采取举措，力求给冲突地区带来和平，例如苏丹和达尔富尔、索马里和马里。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和非盟特使同欧洲联盟和美国特使一道非常密切地合作，力求将区域各国聚集在一起，执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在中非共和国，在设法解决宗派冲突时显示的合作表明了共同规划和分享

形势分析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处理我们大陆面临的许多问题时，两机构继续以富有成果的方式分担责任可能至关重要。

开诚布公的沟通是任何成功、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授权的军事干预、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以及冲突后重建活动等复杂的联合努力情况中尤其如此。我们认为，改进战略合作的努力应当强调两机构与其各自组织的执行代表可以何种方式就同非洲和平与安全有着直接联系的问题进行更有规律和更具实质性的互动。举行一次联席年度协商会议是完全不够的。更确切地说，此类协商采取的方式和作出的决定是否充分？它们具有多大的实质性？存在何种跟进机制来保障落实？这种做法将是一个重要的前进步骤，可能产生其他创新干预方式，包括在处理复杂情况时，从区域角度考虑问题根源。

发表了一些联合公报，而且安全理事会也通过了一些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强调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之间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我谨回顾，在2014年7月卢旺达担任主席期间，安理会通过了第2167(2014)号决议，呼吁加强维和方面的区域伙伴关系。同时，根据乍得的倡议，2014年12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14/27)，表示决心加强协调，并利用两组织的相对优势。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推动朝着这样一种伙伴关系积极演变——从临时性的伙伴关系进而成为更加结构化和更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框架。作为伙伴，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必须相互补充，力求实现相同的目标，要根据各自相对优势，包括知道何时务必预防冲突或迅速部署部队，以避免爆发大规模冲突和拯救生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加强协调，进行更高效的沟通，并就这些问题及时进行协商。但凡适当，两个理事会就应当进行联合实地访问。

此外，我们必须进一步应对同财政资源和技术能力有关的挑战，这些挑战往往损害许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目标和抱负。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提高为区域组织有关和平与安全努力提供的资金的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持续支持新设立的由卡贝鲁卡先生领导的非洲联盟和平基金。设立该基金是为和平支助团和其他同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业务活动提供必要资源。我们还认为，应当鼓励区域组织尽可能多地承担对自己所采取举措的自主权，争取做到自力更生。作为伙伴，联合国应当寻求积极协助此类组织的能力建设。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吉布提代表发言。

**杜阿莱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首先，吉布提要表示感谢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团领导组织召开本次重要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讨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宪章》第七章的应用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未来”这一主题。我们还要感谢主席国为筹备本次会议起草的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这一说明有助于界定问题，并使我们注重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需要纠正的严重缺陷。

我们也谨表示，我们感谢今天上午非常有益的通报。

吉布提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国家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阐明了有关全球和区域关系的国际共识。过去25年，联合国对非洲冲突管理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数量已经从1990年的两个增加到2015年的15个。驻非特派团占联合国全球维和特派团的大多数，已经成为联合国参与管理冲突的重要实践场所。用一个前任联合国官员的话说，这最初基本上是一种随机应对之策，现已发生巨大的变化；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已经证明是这个进程中的可靠伙伴。



诚如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正确地指出，及今天许多发言者认可的那样，非洲大陆的冲突性质变化和因此产生的行动问题，又使我们全球联系的聚合度增加了一层复杂性，这种聚合度过去经常受到严重的考验。我们如何与不尊重人道主义法的非国家行为体打交道？如何应对非法活动和暴力叛乱增加的问题？如何确保维和机构、区域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确实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伙伴关系，而不是哪个进程中谁第一、谁主导的竞争关系？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许多利益相关者的有关观点和今天公开辩论的结果，我们应该按照《宪章》第八章的意图，确定进一步加强全球综合合作行动体系的具体方式。

（以法语发言）

2015年，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见S/2015/446）认为，必须改善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包括执行加强预防冲突能力和调解的建议。报告还建议强调政治解决与有关政治解决的共同合作的重要性，以确保因此建成广泛的伙伴关系，以便预先发现潜在危机。

即将签署的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10年战略伙伴关系框架文件、《2063年议程》、“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运动，加上2007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年度联合协商，构成了两机构之间合作的重要体制性框架。我们满意地注意到，通过建立若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联络处和最近于2015年11月在吉布提签署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与联合国伙伴关系框架，落实这项与联合国合作的框架。由于这种机制，组织间合作可成为又一种可用资源。这样工具将势必导致根据联合评估制定共同战略，建立在协商和分享信息基础上的坚实决策机制，以及后续安排，以便在整个冲突周期中实现规划与行动合作。只有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我们才能加强集体安全。

在非洲各地诸多维和行动中部署的蓝盔部队50%来自非洲，明确展示非洲会员国和非洲联盟及其区域机构和成员国决心根据《宪章》的意图，与联合国互补，为集体安全做贡献。与非洲联盟合作的事例丰富多样，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驻中非共和国和马里联合特派团，以及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都是这种伙伴关系的表现。

自2007年部署以来，非索特派团及其22 000名军人和警察已为显著改善索马里安全局势做出了贡献。因为有些地区仍然不安全，索马里依然脆弱，仍然需要在人道主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为了为非索特派团提供后勤支助，为了有效地履行其任务，联合国设立了联合国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支助办事处，旨在增强非索特派团有限的作业和财政能力。然而，尽管有这种支持，但由于缺少战力强化手段，如直升机，对非洲部队在当地执行任务毫无帮助。此外，来自欧洲联盟的资金即将削减20%，那将对非索特派团产生严重的影响，可能使已经和仍有待实现的一切成果受重挫。

迫切需要找到增加协同效应及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伙伴关系合作关系的沃土，以防止、调解和管理暴力冲突，提供进一步联合努力加强资源调动的机会。在这方面，更灵活地解释《宪章》第八章，可显著减少在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的此类问题。

世界危机70%集中在非洲，安全理事会审议工作的三分之二用于非洲危机。因此，为了非洲大陆的安全乃至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找到长期解决方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强调定期集体审查，特别是定期举行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联合工作队会议，的重要性。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Pucarinho夫人**（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葡萄牙欢迎你倡议组织今天这次公开辩

论会，让会员国有机会就此重要议题阐述自己的意见。

葡萄牙完全赞同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仅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句。

非洲联盟（非盟）在其2013峰会上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非洲大陆无冲突的宏伟目标。这现已成为非盟《2063年议程》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的重要支柱。我们都同意，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但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特别是通过加强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对话与设计得当的合作加强联合国 - 非盟战略伙伴关系，是帮助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我们认为，两机构间更密切、更富有成效的合作将有所作为，以更明智的方式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更有效地应对各种重大安全威胁，如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这将是未来预防冲突的关键。

最近完成的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与维和行动审查，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审查明确强调这一点，并说明了在预防冲突、冲突局势和后冲突国家，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伙伴关系作用的根本重要性。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享有额外的合法性，可发挥区域和国家自主权。它们还可以更密切地关注和更好地了解共同关切、需要关注的当地局势。它们站在、而且必须站在行动和责任的前线，联合国必须与它们密切结伴。

关于在非洲的预防冲突、调解活动和维和行动，必须塑就联合国和非盟之间、以及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使之有利于尽早评估挑战和采用更有针对性的反应。我们知道，这样做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确保持久解决冲突，妥善解决其根源。在这一点上，我谨再次强调，建立机制，以确保妇女介入和积极参与非洲预防冲突、支持和平与冲突后进程极为重要。我们认

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应当始终是联合国-非洲联盟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开展合作的核心内容。

我们认为促进非洲区域一体化可大大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区域经济共同体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展良好协调，从而在这方面取得更多进展，这值得欢迎，应当予以鼓励。对于受到冲突影响的非洲国家来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安全部门改革。它应当始终得到我们的关注，也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巩固和传播学到的经验教训以及最佳做法，以促进和维护法治及尊重人权还有发展——它们必须发挥核心作用。我们认识到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为非洲大陆提供了支持和平的一个有效结构和适当机制。然而，我们知道继续存在挑战，特别是在确保本国自主制定建设和平框架以及加强非洲国家的能力方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进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领导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在国际社会支持建立持久和平方面，显然还有改进余地，包括加大努力以及提供培训和适当装备。我们想要使和平可持续，就必须愿意始终给予关注以及提供一切必要手段，需要多久就坚持多久。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是取得实效的前提。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深化联合国、非盟、区域经济共同体、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区域开发银行之间的伙伴关系，以确保建设和平活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是正确的道路。

我们也欢迎并鼓励进一步发展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协同效应，根据《非洲联盟组织法》所述原则，将就和平与安全倡议所采取的行动与民主、善治和人权密切结合起来。因此，联合国与非盟应当协力合作，进一步优化对其所掌握的工具的使用情况。

我只想回顾2007年在里斯本启动的《非洲-欧洲联盟共同战略》。该战略基于全面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包括尊重人权、自由、平等、团结、正义和民主，它仍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伙伴关系。《非洲-欧

洲联盟共同战略》框架内的对话和机构合作迄今不仅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而且也在实现持久和平和冲突后重建方面取得了具体和积极成果。事实证明它们对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运作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联合国、非盟和欧洲联盟所达成的广泛共识的三边合作也证明是颇有价值的，应当继续予以促进和进一步加强。

最后，葡萄牙一直以双边方式以及以欧洲联盟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支持这些努力，并将继续这样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贝盖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土耳其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作的发言。我将以本国代表身份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召开本次有益的会议。今天，国际社会正面临日益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这些挑战超出了联合国当前的能力范围。联合国在应对这些全球挑战时，除了面临结构性问题之外，还面临着行政和预算制约。

最近有关和平与安全的审查确认，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合作是联合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在调解方面的合作的报告（A/70/328）也强调了加强伙伴关系的需要。它还要求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现有的战略机制，特别是在和平行动领域以及在实现非洲问题的持久政治解决方面。

我们在讨论如何实现非洲和平与稳定的时候，必须强调非洲自身和平与安全安排的作用。在这方面，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纳入了非洲和平与安全综合性议程。我们认为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将有助于实现非洲联盟“平息一切枪炮声”倡议的目标。我们也认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在长期也会有助于实现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制定的目标。此外，贯穿各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将性别平等和青年问题纳入和平与发展工作的主

流、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管理可能给冲突造成的后果，以及移民潮——突出了路线图的重要性。

高效预警机制对非洲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及其两个组成部分，即非洲待命部队和大陆预警系统，已经投入运作。我们也欢迎任命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为非洲和平基金新任高级代表。作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一部分，应当保持伙伴、区域机制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协调，以便特别是伙伴能够获得路线图执行进程的最新情况。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参与区域安排提供了法律框架。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过去十年的积极趋势，即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开展伙伴协作，在此类法律框架的基础上为非洲持续冲突找到解决办法。

2011年和2012年，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就如何加强两组织关系问题分别发布了报告。在这方面，在执行秘书长关于和平行动未来的报告（S/2015/682）所述建议方面取得进展，包括努力制定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框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10年9月成立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联合工作队，或许是改进双边合作的最实际步骤。

土耳其鼓励扩大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以便纳入机构能力建设、安全部门改革、保护平民、人权、性别平等问题主流化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土耳其还通过双边途径为非洲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在2014年11月于马拉博举行的第二届非洲-土耳其首脑会议上，我们重申希望通过交流专业知识和信息以及开展培训方案，在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各个领域继续开展合作。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土耳其伙伴关系联合执行计划》概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全面合作的未来做法。

和平与安全是这一合作的重要支柱。自2008年土耳其成为非洲大陆一个战略伙伴以来，我们一直向非洲联盟提供资金援助。土耳其还从其2015-2016



年的年度捐助中，为东非待命部队的活动拨出资金。我们还正在努力为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提供进一步支持。

土耳其参与联合国在非洲部署的特派团。我们目前正在为非洲现有的九个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的七个提供工作人员和资金捐助。此外，土耳其也参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六个国别组合中的五个。土耳其一直在联合国全球反恐主义论坛内，与欧盟一起担任非洲之角工作组主席。在索马里建设和平和国家政权努力的框架内，土耳其正与美国一起担任安全部门工作组共同主席。此外，2009年和2012年土耳其为非洲驻索马里特派团捐助了总计200万美元，以确保改善索马里的安全环境和有效打击青年党。

土耳其将继续尽其最大努力，推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我们还将建设性地参与为此采取的各种国际和区域举措。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博萨赫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埃及代表团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还愿感谢各位通报人就讨论中议题所发表的见解。

联合国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是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已经一再得到证实的是，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够带来对当地和区域冲突及其根源的通常来说十分贴切的理解，推动与联合国的互惠伙伴关系。多年来，许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充分利用了《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使联合国和区域组织能够借助该平台一道努力，以预防、处理以及解决各种危机，并且制订战略以有效介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

虽然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是，区域行动减轻了安理会的负担，并使多边主义增加了额外的一层合法性。的确，在处理日益增多的全球和平与安全挑战时，区域努力

增加了实现包容与达成共识的可能。诸如极端主义理念、恐怖主义、非法转让和扩散轻小武器、人道主义灾难、人口贩运、环境危害、毒品贩运、违法使用网络技术以及全球性大流行病等威胁是深刻影响现代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这些安全挑战倾向于具有跨国性，并且常常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解决能力。这使得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协作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重要的是要强调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合作的重要性。2006年，这两个组织就《非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达成协议，为联合国援助非盟提供了主要框架。根据该《方案》，联合国在调解能力建设、选举援助以及对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技术援助等领域为非洲联盟提供了支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还通过在非洲大陆各种维和行动中的协作来努力维护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其年度协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非洲的冲突局势展开讨论。这些协商对双方有利，因为它们使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得以密切协调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各种行动。我们认为，该进程可从加强这两个组织在政策层面的协调中受益。

虽然这些事态发展令人鼓舞，但各种机遇与挑战仍是确保联合国与各种区域安排之间合作与协调更有作用和更有成效的关键之处。这种合作与协作必须以分工明确、承认两个组织彼此的比较优势为前提。我们认为，关于联合国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各种安排以加大与非洲联盟根据第八章在处理共同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与协调，需要做更多工作。这些安排还将深化和扩大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最后，我谨提请注意，对联合国介入冲突局势提出的需求和联合国有效应对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差距，区域组织作为和平的使能因素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思考拓展和增加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区域做法。从本质上说，区域做法是冲突的

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之间的一座至关重要的桥梁。这是一座我们必须继续修建的桥梁，无论这项工作可能看似多么富于挑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巴莱·德阿尔梅达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28个成员国发言。下列国家赞同本发言：将加入欧洲联盟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黑山、塞尔维亚、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提出本倡议并编写完善的概念说明（S/2016/428，附件）。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明确肯定并且鼓励各种区域安排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和加强联合国与各种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非常欢迎并且支持2006年启动《非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后的过去10年中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扩大并加紧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欧洲联盟而言，它始终致力于有效的多边主义，加强与联合国和各种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的合作。

我们还对欧盟、非盟以及联合国之间强有力的三方合作进行投入，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并且从一种全面和长期的角度进行能力建设。这种合作的附加值清楚展示我们在索马里、马里、中非共和国以及非洲其它地方联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中。我们欢迎联合国对和平行动、建设和平架构以及第1325（2000）号决议进行审查所提的建议，期待后续的跟进工作将在充分肯定区域组织和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作用的情况下，纳入旨在提高全球安全架构整体有效性的具体步骤。欧盟还促进加强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与民间社会在建设和平、预防冲突以及调解方面的协作。

改进与区域组织以及各区域组织内部的合作与协调的确是一个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们欣见

与非洲联盟结成长期和富于成果的伙伴关系。我们大力支持非洲人民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内确保该大陆和平、安全以及稳定的愿望与承诺，以提高非洲预防或应对危机的能力。我们致力于落实多层次非洲待命部队，并且确认非洲应对危机快速反应部队是一种过渡性并补充非洲待命部队的工具，可进一步提高非盟快速应对危机和加大力度支持大陆预警系统的能力。

去年，为厘清2016年至2018年能力建设支助的共同优先事项进行了磋商。欧盟还资助一个旨在管理由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指挥和控制协调信息系统，该系统将于2017年全面运作。

我们还欢迎在提高非洲联盟管理非洲大陆危机的能力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我们珍视非洲联盟在非洲大陆若干选举危机情况下以及在非常明确地回顾《非洲民主、选举和善治宪章》的各项原则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此框架内，我们尤其欢迎并赞赏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在非洲大陆开展的和平支助行动——不论是联合国特派团还是混合特派团或是非洲联盟主导的特派团。这些维和人员每天都像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维和人员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打击反叛分子，保护平民，努力为实现和平创造条件。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欧盟一直在提供这一支持。

在欧盟消除冲突及其根源的全面方略框架内，并根据我们的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特派团和行动在马里、尼日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地获得的经验，欧盟致力于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框架内同非洲密切协作，支持非洲人主导的和平行动，而且，更广泛地说，通过提供咨询意见、辅导和培训，在安全部门改革、边界管理、建设和平或冲突后重建或和解等方面配合非洲人的努力。

欧盟及其非洲伙伴为同非洲若干区域在萨赫勒、几内亚湾和非洲之角等地就一些安全挑战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它们都在应对安全威胁和各种形

式的有组织犯罪，包括贩运军火、毒品和人口的行为以及海盗问题。

在体制层面，欧盟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和务虚活动，在此期间，两个理事会有机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设性对话。欧盟和两个理事会主席之间的定期联系也有助于深化两机构之间的政治对话。去年，两机构还对马里进行了一次联合实地访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定期举行会议。

欧盟为非洲和平行动提供了大量财政支助。2004年以来的10年里，欧盟通过其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向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提供了近20亿欧元。除其他外，我们以此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打击青年党的努力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主导的南苏丹监测和核查机制，以及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的多国联合工作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驻几内亚比绍安全特派团。

欧盟的其他工具和方案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一领域，特别是第十一个欧洲发展基金区域指示性方案和促进稳定与和平工具。这一方案和工具支持伊加特在南苏丹以及东非共同体在布隆迪所作的区域调解努力。欧盟的应急机制用于支持早期民事和（或）军事干预措施，例如停火监测和核查机制。它最近帮助资助在布隆迪部署非盟人权和军事观察员。

2015年7月，欧盟成员国处理了非洲和平融资机制的可持续性挑战。它们商定将拨给非洲和平融资机制的资金从7.5亿欧元增加到9亿欧元。最近进一步商定拨出7.1亿欧元，以确保在2016-2018年期间资助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同时，欧盟还意识到，必须将我们的支助逐步转向后勤和部署等更实际、更具体的能力，并决定将非洲和平融资机制转到这个方面。然而，仅这样做还不够。要应对一些新威胁，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团体，就必须有大量资源，而且要花时间。这一情况要求非洲伙伴和非洲以外

的伙伴以及联合国紧急提供更多支助，以便切实支持非洲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是一个由非洲人主导的进程。长期可持续性和非洲自主权紧密相连。非盟和非洲各区域组织对国际伙伴和欧盟资金的严重依赖限制了非洲自主权以及建立非洲处理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持久能力的努力。最近任命备受尊敬的非洲开发银行前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先生为非盟驻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这一举措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非盟致力于应对金融挑战。卡贝鲁卡先生上周访问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就他关于落实非盟领导人在最近几次非盟首脑会议上所作财政承诺的计划，以及他关于建立有可持续和可预测资金的非盟和平基金的意见，同欧盟交换了看法。我们期待着同卡贝鲁卡先生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

最后，我们仍然坚定致力于同非盟建立日益牢固的伙伴关系，并加强欧盟、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三角合作，以便完全做到在充分尊重非洲自主权的情况下，建立非洲持久和平与安全能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比芬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采取主动行动，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让我们处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有关和平与安全合作这一重要问题。

比利时完全赞同刚才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以下几点意见。

今天的辩论会很重要，因为正是在非洲大陆，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最为发达。同时，鉴于非洲大陆出现诸多和平与安全挑战，正是在那里，这种合作最有必要。本次辩论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回顾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因为它们知道当地情况、事件主角以及思维模式，且不提它们有兴趣在其当下环境中促进稳定。简言之，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在行动上存在互补性。特别是鉴于需要找到非洲



的办法来解决非洲的问题，我们应当加强这一互补性。我要就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就和平与安全合作这一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近些年，我们注意到，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发展出日益增强和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已导致取得非常具体的结果，例如，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一个联合国特派团接替了一个非洲联盟特派团以及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提供了后勤支助——仅举两例。这些事态发展令人鼓舞，因为它们反映了日益增多的互动和维持和平的共同愿景。

此外，我认为，还有另一个与维持和平技术能力有关的行动领域可以探讨。外勤支助部在该领域发展了无以伦比的专门知识，尤其是在组织和后勤事项上。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可得益于知识转让，以发展其安全架构。

此外，比利时作为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赞成努力在欧洲联盟、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建立三方合作关系。我记得，欧洲联盟在与非洲联盟合作的领域，发挥了先驱作用。直到今天，欧盟仍然是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捐助方。欧洲联盟经过检验的非洲和平融资机制应保持下去。尽管如此，必须继续寻求非洲联盟维持和平行动筹资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联盟成员国在2015年1月首脑会议上作出承诺，在本十年结束时承担维持和平行动25%的费用。

实际上，比利时希望看到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可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措施推动此种合作。例如在信息交流方面，我们建议联合国代表和特使定期应邀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另一方面，在危机局势或共同关心的事项有要求时，非洲联盟的特使和调解人也应定期出席安全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会议，表达他们的意见。这将促进直接交流信息和良好做法以及更加前后一致的分析。

两组织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至关重要的另一领域是支助选举进程。在选举这一活动领域，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必须共同努力，采取协调一致的调解和预防冲突行动。2007年的《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可作为这方面的一项有益参考。

在这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契机，非洲联盟正借以开展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对话，以便安排选举进程；它能够受益于联合国的大力支持。在布隆迪，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通过各自特使的协调行动达成的良好谅解对于支持次区域的调解也至关重要。在已经部署在该国的非洲联盟观察员和未来的联合国警察特派团之间，可以酌情采用一种互补办法。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调解知识可能非常有用，应与非洲联盟共享。

最后，比利时欢迎非洲联盟旨在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年）号决议的各项举措。我特别想到，2014年1月，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任命比内塔·迪奥普女士担任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特使。我还注意到2014年6月启动的性别平等、和平与安全五年方案，其目的是让更多妇女参与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同时在非洲的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加强对她们的保护。

在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行动具有互补性，并具有明确的目标。可以开展政治、业务和后勤合作。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辩论有助于在加强两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道路上奠定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加强此种伙伴关系的目的是结束仍然困扰非洲及其人民的太多的冲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哈桑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再次祝贺埃及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主席先生，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联合国-非洲

联盟和平与安全合作：《宪章》第八章的应用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未来”这一主题。

联合国的创始者特别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列入了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加和平与安全领域工作的规定，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认识到，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处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问题的有效伙伴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根据第1809（2008）号决议设立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联合小组通过了关于支助非洲联盟（非盟）维和行动的方式的各项建议。小组报告（见S/2008/813）第一部分强调，必须加强非盟与联合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落实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联合行动渠道，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并直接协调，包括根据两组织的任务授权进行决策和分担责任。正因为如此，非盟与联合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广泛关系。正如2006年题为“加强联合国-非盟合作：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框架”的宣言所称，两组织在支持彼此的相互关系方面取得了进展。

关于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促进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和平解决争端必须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包括关于边界问题的调解、预警和后勤能力建设。我们期待着进一步密切协调，尤其是在联合国为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框架并在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领域提供支持方面。在确定和安排两组织的关系方面，区域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筹措继续处于中心地位。

在维持和平方面，苏丹代表团强调指出，秘书处与非盟委员会就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特派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开展了合作。自从先前的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行动根据第1769（2007）号决议的规定于2007年12月31日成为两组织之间的联合行动以来，此种合作已证明是有益的。该特派团已成为非盟与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开展合作的典范。在这方面，我们回顾2007年6月秘书

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关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联合报告（见S/2007/307）。该报告强调，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具有完全的非洲性质和构成部分，同时联合国提供财务、技术和后勤支助，包括各领域的技术咨询。因此该特派团是两组织之间合作的象征。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执行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缩编路线图，特别是因为冲突已经过去，而且五个州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达尔富尔不同地方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业已返回家园，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此外，杰贝勒马拉和达尔富尔以及苏丹其他主要地区之间的道路修复后，有10万余人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此外，我们想指出的是，小学生最近在稳定和安全的条件下参加考试，这是13年来第一次。安理会成员可能在关注就执行《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的各项规定举行的达尔富尔行政地位全民投票以及投票是如何以自由和透明的方式进行的。4月23日宣布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支持维持现状，也就是州的选择，占97.72%的多数。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以显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通过区域调解机制开展的成功合作，如塔博·姆贝基先生领导的非洲非法资金外流问题高级别小组，此种合作在维护和促进苏丹境内以及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建设性的合作必须予以促进，此种机制必须获得时间来解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苏丹政府批准并签署了高级别机制制定的旨在促进苏丹全面和平进程的路线图，而反对派则继续顽固地拒绝签字。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向那些至今仍拒绝签署路线图的人施加压力，以使大家都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建设和重建工作。

最后，我国欢迎主席声明S/PRST/2016/8，其中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补充国际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加强国家法律制度的能力以承担

起在问责制领域的职责等方面，作出日益重要的贡献。我想重申前几位发言者的讲话，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实现和平与安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为他们熟悉冲突地区的本土文化。我们还赞扬安全理事会，并呼吁它给予这些组织时间来找到寻求所需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加塔·马维塔·瓦·鲁夫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埃及倡议组织召开本次会议。我也要祝贺前面几位发言者所作非常有价值的通报。我欢迎给予我这一机会，并欢迎安全理事会有意愿，有决心，在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特别欢迎这种做法，欢迎非洲联盟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多年来非洲一直是最不稳定的大陆，而且最易爆发冲突。

请允许我提及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国发言提到我国局势，指称国家元首打算留任。首先，在这方面，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多次声明中已明确表示，国家元首尊重本国宪法，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修改宪法。

关于选举的组织，我国也在这个会议厅多次坚定表示，选举将举行，但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以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经历了巨大战争苦难的刚果人民对和平与安全备加珍惜。热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必须理解，并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我国对安理会一些成员采取双重标准的立场感到惊讶。全世界都在聆听安理会成员，观察他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开展审议的情况，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一些安理会成员对一些国家采取立场，而对其他国家则听之任之。这可能会危及安理会通常所作正确决定的信誉。

关于侵犯人权行为，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在安理会所说，我国已使国家人权委员会和人权联络实体投入工作，以此坚决表示其保护本国全体公民乃

至生活在其境内的外国人的权利的坚定而持久的决心。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空间在整个区域来说最为开放，今后仍将如此。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有大约400多个政党，还有数以百计的私营电台和电视台，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编辑立场，其中许多反映的是作为反对派成员的知名政客的观点。媒体由视听和通讯高级委员会依照宪法予以管理，该委员会支持民主，其中包括来自所有多样性媒体的代表。

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反对政府者必须离境的其他国家不同，几乎所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领导人都在国内居住并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可以入境离境，其行动不会因为他们的见解而有任何限制。

因此，像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法律至高无上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原则——一样，根据法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行使公共自由。鉴于有句俗话说，一个人的权利终止于他人权利开始之处，因此国家作为人人享有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者，有义务维护这些原则。个人权利与自由不允许个人不受惩罚地蔑视旨在保护所有人权利和安全的制度。

因此，像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国家一样，若有必要，法庭完全独立地进行干预，以惩罚犯罪者。拥有政治反对派、政治多数派及民间社会成员或警察或军人身份，均不得免除犯罪者对犯罪应负的法律义务。对一个像我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有些人因享有其社会地位和名望带来的特权而有罪不罚，我国人民因此深受其害——这一领域中的温和做法无助于加强民主，相反只会损害民主。当不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提起公诉时，民主也会遭到损害。

我国认为，有必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这几个要点。

下午3时30分散会。